

流



Flow Magazine



www.aspeoil.ca

中加石油工程协会

2016年1月

第6期

TABLE OF CONTENTS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1
我在 C N R L 工作的故事(耕者)	2
生活 LIFE	8
我经历的公司裁员的故事 (华枫论坛)	9
加拿大接受叙利亚难民不需要理由.....	15
老藤和冰酒 (Sherry Gao)	20
浅析哈珀的下台以及功与过(BCbay.com)	23
大陆移民政治新星首次进入联邦议会.....	27
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卡尔加里 (佚名)	29
艺术 ART	31
连环画 丫丫学中文 2 (徐凡).....	32
“梵高之梦” 画室学生投稿作品选	38
表现主义作品 Expressionism works (Craig Neu).....	44
书法作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罗凯声).....	46
Sherry's Column A Cherry Tree	49
诗四首 听萧 (娅竹斋主人).....	52
印第安系列 没有永远的朋友(耕者).....	54
Novel Series Horse 03 (Steven Neu)	58
石油 PETROLEUM	65
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摄影 (耕者)	66
阿尔勃塔省能源部长和和财政部长给 C N R L 一位石油工程师的回信	68
加拿大石油专业院校简介(中加石油)	72
亲历柴达木石油会战(姚治晓)	75
民营油企第一人的“负罪”和“突围”	84
赞助 SPONSOR	88
长城钻井公司.....	89

编辑随笔

Editors are admirable people.



我在CNRL工作的故事(耕者)

封面上这个看上去稳健又有风度的人叫MURRAY EDWARDS，现任CNRL董事会主席，1959年生人，毕业于萨斯卡通大学，获荣誉商业学士学位，后在多大拿到法律硕士，成为一名律师，现有个人资产220亿加币，在加拿大富豪榜中排名14位，全球排名540位。2007年，基于MURRAY所取得的成就，萨斯卡通大学将其下属商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据卡尔加里先驱报报导，MURRAY 2014年个人收入高达\$12,662,001加币。

之所以把MURRAY作为本期封面人物，不是冲着他是土豪，主要原因是CNRL一直慷慨允许ASPE协会免费使用会议室办讲座。虽然MURRAY不一定知道CNRL这个义举，但公司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就权且归功于他吧。赞美归于上帝，荣誉让给领导。

下面，我的故事就正式开始了。

2003年冬天，我在ENCANA跟CHEVRON联合作业的美国墨西哥湾深水钻井项目即将结束，面临找下一份工作。这时候接到一个电话，CNRL钻井经理打的，说看到了我发的简历，想面试我一下。我们约定了时间，星期三下午两点半。那天我两点十分赶到CNRL前台，说明来意，坐下静等。没承想一直等到两点四十，未见任何动静。前台给钻井经理办公室打电话也没人接听，最后拨通了经理的手机，才知道他家里发生了一件紧急事情，中午赶回家处理去了，下午无法回到办公室。

第二天跟这位经理见面，六十岁左右的样子，看上去非常和气友善。他一个劲儿道歉，说昨天午饭前，突然接到警察电话，他的小女儿和男朋友在酒吧里跟人打架，被拘到局子里，他不得不赶到警察局把她担保出来，又做了女儿一下午工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许我真把她给宠坏了。他边说边叹气。我问你女儿多大了，他说17岁。我说这个年龄的孩子正是父母最操心的时候，在中国的家庭里也是这样子的。经理摇摇头，说我前面两个女儿从小到大都很乖，从来没让我担心过，现在可好，这个小女儿把我前面省下的，全都要回去了。我说作为父母，这大概就是一种人生的平衡吧，我们家兄弟三个，我和哥哥都很听话，但我弟弟也是让父母非常操心和头疼。我们两个人就这样聊来聊去，不知不觉半个小时过去，还没有开始所谓的“面试”。

最后经理终于从桌上拿起我的简历，很随意地问了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然后说，我没有什么太多可问的，你等等。他站起来走出去，一会儿领了四五个人进来，是一些钻井监督和钻井工程师，他们七嘴八舌问了我一些问题，我一一回答。这些人散去后，经理问我是想做CONSULTANT还是雇员。我毫不犹豫地说了雇员。他点点头，当场给HR部门打了个电话，大意说我很需要这个人，你们尽快安排面试，然后写了一个名字和号码给我，说这个人叫ED，你跟他联系。

事情到此，我以为这份工作基本上没问题了。

两个星期之后ED才约我跟他在办公室见面。这是个中年人，灰蓝色眼睛，金色头发，长相颇为英俊。他看上去体格非常健硕，至少两百磅以上，像是以前从事过专业体育运动。我们中国人有

“气场”一说，意思是两个陌生人见面，不用怎么说话，互相一打量，便能感觉到什么。我跟E D一握手，目光一对撞，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彼此不喜欢对方。

我把厚厚的外套脱下，挂在门后的衣挂上。E D一屁股坐下去的时候，椅子“嘎吱”响了一声，我微笑了一下，但E D面无表情。没有任何多余的寒暄，面试立刻开始。我没有想到E D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你可以在加拿大合法工作吗？那口气有点儿让我感觉他怀疑我是偷渡到加拿大来的！我不以为然地说那当然，我有枫叶卡。告诉我号码是多少？E D的口气变得有点儿咄咄逼人。老天！我连老婆的生日都记不住，怎么可能去记那个枫叶卡的号码？我楞了楞，站起身，说，我记不住那个号码，不过卡在我上衣口袋的钱包里，我可已拿给你看。E D挥挥手，示意我坐下，说，从你刚才的动作，我相信你有这个卡，不需要看了。

刹那间，我心里涌起了强烈的反感情绪，我想我的脸色一定表现出来了。接下来的对话简直一团糟，E D已经略微流露不耐烦。不到30分钟，面试结束。E D用公事公办的口气说，这个位置目前有很多人申请，我们要面试完所有人后才会做下一步的决定。我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那可说不好，E D用很冷淡的口气回答说。我当时心想，这份工作看来没戏了。

从E D办公室出来，外面一场大雪刚停，我站在雪地里呆呆想了半天，心里堵得厉害。当时C N R L在所有加拿大石油公司里论规模产量大概排名第四位，挺好的一个工作机会，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丢了，想想着实有些不甘心。我感觉那个钻井经理人很好，决定给他打个电话试试运气。电话接通，我说我刚刚跟E D面试完。那边“噢”了一声，问怎么样？我犹豫了一下，没说E D不喜欢我，只是说他还要面试很多人，让我耐心等。经理沉吟了片刻，说，有个项目现在很需要人，我可不想等了，这样吧，你下个星期一来上班，我按C O N S U L T A N T付费，不经过H R部门了，让他们慢慢面试吧。

事情，就这样戏剧般地发生了转变。

我开始在C N R L工作，一年后，被转成雇员。给我办手续的竟然还是E D，他的态度已然友好了很多。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在H R专门负责钻完井部门。这个人不经意间差点改变了我在加拿大的工作轨迹。有时候人的命运就像浮萍，不完全由你个人掌控。

在C N R L工作了一个多月后，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我隔壁的办公室总是空的，偶尔会有一个老头在里面呆一会儿，打打电话，上上电脑，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办公室和其他的办公室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老头隔壁是一个中年印度裔妇女，肤色黝黑，眼睛很大，长得非常漂亮。她似乎每天都在不停地打电话，而且声音很大，跟吵架似的。我英语不够好，从来都无法真正听懂一个印度人的英语，所以也不太清楚她每天都在喊些什么。

一天下班，在电梯里碰见这个老头儿，他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我是钻井工程师，他“哦”了一声，说，我听说E N C A N A的井打得比我们快，是因为他们的泥浆比我们好，你认为是这样吗？我知道西人不喜欢冷场，往往是没话找话，所以你回答也没有必要太认真，加上我也不知道这个老头是干什么的，就开玩笑说，这可不是真的，我一个月前还在E N C A N A工作呢，正是因为他们的井打得实在太糟糕，我才到C N R L来了。老头听完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很快活的样子。

我万万没有料到，这老头儿竟然是当时的董事会主席，CNR L当年六个创办人之一，叫ALLAN MARKIN。那个印度女的是他的秘书。ALLAN是一个慈善家，曾于2004年一次性捐给他的母校卡大一千八百万加币。他于2012辞去CNR L董事会主席一职，专心致志去搞他的慈善事业去了。

能和董事会主席邻近办公，那得多高的级别！惊喜之余，我开始有些困惑，CNR L雇我的时候只说这是一个普通工程师的职位，没说准备培养我将来进入CNR L管理高层啊！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CNR L一大管理特色，公司所有“高级领导”都必须分散到“基层群众”中办公，办公室大小和摆设跟其他雇员一样。这让我大大意外。不要说我在国有企业干的时候，科长，处长，局长那办公室的规模绝对等级分明，就是在这之前我工作过的几家美国和加拿大公司，经理，VP办公室也是和一般雇员不同的。CNR L这个做法，很像中国共产党早期打江山那股子劲儿，跟群众搞成一片。也许他们的高层里有加拿大共产党员呢，就像当年的白求恩同志。

我觉得这个公司有点儿奇特。

卡城石油圈里有这么一个传言，说CNR L用人特别狠。我觉得换一种说法听起来要好些：CNR L效率特别高。过去十几年里CNR L飞速发展有目共睹。其整体业绩和员工收入都和它的有效管理以及职工本身的能动性密切相关。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早上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看到经理的邮件，发出时间是凌晨三点半，也没什么吃惊的。他一失眠睡不着，就跑到公司加班。这种举动搞得我们也闹失眠，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就到办公室了。

我曾经和一名钻井监督两个人负责一个欠平衡钻井项目，位于西北地区一个长60公里、宽15公里的狭长地带内，处在大片的原始丛林中，有时候能看到北极光。12部钻机（搞钻井的人都知道，2：12，这是一个非常吓人的比例）同时运转，近百辆工程车来往穿梭。每天早上一圈电话打下来，就几乎到了中午吃饭时间，差不多忙疯了。我一个人出现场的时候，还出了次事故，把一个大皮卡给开到路边沟里去了，埋在一米多深的雪堆里动弹不得。当时天快黑了，那厚厚的鹅毛大雪下得有些让人心惊肉跳，几米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公司钻井晨报中经常提到有工人看见丛林中野狼出没，提醒大家要格外小心。我心里非常紧张，怕得要死，外面零下40多度，出了一身热汗。我没敢离开驾驶室半步，用随身电台呼叫，报告我所在的位置。一小时后，一辆大吊车开过来。当吊车司机和他的同伴们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有一种见到亲人解放军的感觉。几个工人很油练地把我的皮卡挂上绳索，拖出雪堆，拉回路面，然后手脚麻利地往我后车箱里抬了几个沉重的沙袋压上，说声GOOD LUCK BUDDY，就离开了。看来这活他们干得驾轻就熟。

项目整个冬天干下来，人像病了一场似的。

我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沉重的事件，也是在CNR L发生的。一年冬天，我和钻井监督DEAN负责的一个项目突然发生井喷，瞬间起火，井场上所有人刹那间跑光，一个井架工惊慌失措，从20多米高的二层平台跌落，当场摔死。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井架完全烧塌，成为一堆烂铁。

事故发生后，政府能源部门委托一个第三方机构前来调查，拿走了所有钻井设计、工程报表等资料。那段时间我寝食难安。D E A N跟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死人了，如果他们家人告的话，我们就他娘的等着上法庭进监狱吧。我知道进监狱似乎不大可能，但这份工作保不保得住，那可就不难说了。我和D E A N开始疯狂地往外发简历。D E A N很快去了泰里斯曼，那时候的泰里斯曼还是一家很大的石油公司。跟我告别的时候，D E A N苦笑着说，B E L I E V E O R N O T，泰里斯曼为了让我过去，给我加了7%的工资。我当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感到孤苦伶仃，但也只有苦笑着恭喜他了。

两个月后，我也拿到了安纳达科的O F F E R，是一家中型美国石油公司。去跟经理辞职的时候，他很意外地跟我说，去留你自己决定，但我建议你留下。经理这话又让我犹豫了好几天。这些年干下来，毕竟C N R L上上下下的人都了解我了。去到一个新公司，一切得从零开始。另外，卡尔加里这么小，石油圈子就那么大点儿，如果以后安纳达科知道了井喷这件事我是其中责任人之一，那他们会怎么对待我？有没有可能解雇我？想想风险也挺大的。留下来呢，风险也不小，将来调查报告出来，如果的确是工程上的责任，D E A N早就跑了，估计经理也保不住我，没准他自己都难逃干系。权衡来权衡去，非常折磨人。实在想不出头绪，最后也只能赌一把。

我决定留下。

人生就是一场赌博，下赌注时，你不知道一定能赢，但如果你想玩这个游戏，你就必须冒这个风险，下这个赌注。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是一个赌徒，我只是被命运逼迫得下了赌注。

加拿大人办事效率不高（C N R L除外），井喷事故半年以后，一份厚得像《圣经》似的报告才公布出来，根据这份被政府认可的报告，不可预料的意外地质因素占事故主导原因，工程因素属次要原因。看到报告，我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那年我没有拿到一分钱奖金，也没有涨一分钱工资。不过，在我看来，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了。

整个事件到此并没有完全结束。还有两件事我很想讲出来。

一件事是后来我听说那个摔死的工人是个F A R M E R，利用冬季农闲出来打工。他有两个孩子，都还在幼儿园，妻子是个全职太太。虽然不知道他的家人能拿到多少赔偿，但我清楚他的死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灾难性的。每每想到那两个孩子，我心里就格外难过。敲字敲到这里，我的眼角有些湿润，心里有模模糊糊的负罪感。据统计，二战中，全世界总共死亡六千多万人，发生无数家庭悲剧。六千多万是个巨大的数字，可对于我来说，仅仅是个数据，因为这些死亡的人和他们的家庭遭受的苦难，离我太遥远，也没有什么关联。可是，这个在我项目中死去的工人，距离我如此之近，且和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对我的心理冲击，不是事件中人，难以体验。这是我人生、以及职业生涯中一片永远抹不掉的心里阴影。随着时光流逝，它可能会被逐渐盖在某个角落里，但不会消失，直到我也死去。

另外一件事的发生，对我来说比较诡异，有些宿命论的味道。冥冥之中，我感觉我和C N R L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扯。调查报告出来后大半年的光景，C N R L突然宣布吞并安纳达科，连人带资产全部买下。安纳达科那个曾经面试过我并给我O F F E R的经理带着一大帮子人马和我们钻井部门合并。安纳达科公司的规模大小和C N R L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但他们钻井部门

的人数远远超过我们。C N R L 反应迅速，立即改革，把钻井拆分成两个部门，钻井监督组成的 O P E R A T I O N 部门和工程师组成的 E N G I N E E R I N G 部门。由 C N R L 经理总负责，安纳达科经理次负责。这一切发生得很快。

如果我当初去了安纳达科，现在又被买回来，依然注定逃不掉我想摆脱的，并且还会处于一种更加尴尬和难堪的境地。命运这个东西，仿佛巫术一般，让人觉得可怕和后怕。那些天我百感交集，甚至有些恍恍惚惚。

接下来一年中发生的事情，以我对 C N R L 管理风格的了解，是在逻辑和预料之中的。安纳达科经理遭到解雇，他带过来的人由于不适应 C N R L 的工作方式，或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都陆陆续续离开 C N R L。于是两个部门重新合并，和原来一模一样，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C N R L 于不动声色中，干净利落地消化了安纳达科钻井部门.....

一晃，我在 C N R L 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当年的老经理早就离开。我过去的一个同事，也是当初参与面试我的工程师之一，凭着自己的勤恳、努力和智慧，天天向上，一路干到了 V P 的职位。我依然是一个普通工程师，没有太多变化。

不对，变化还是有的，我的头发灰白了许多，当年进 C N R L 的时候，我的小孩在上小学，如今已经长成一个英俊青年，谈了女朋友。我很担心哪天这对小恋人一激动，把我激动成爷爷，那变化就大了。

变化最大的当然是 C N R L 这个公司。1 9 8 8 年，C N R L 只有 9 个员工，每天生产约 1 4 0 0 桶油，市场价值 1 0 0 万加币，被银行追债，非常艰难。2 0 0 3 年我进来的时候，大约 4 0 0 0 多员工。如今，C N R L 拥有 8 0 0 0 员工，市值 4 5 0 亿。也就是说，如果你在 1 9 8 8 年投资这个公司一元钱，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四万五千加币。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在这里讲出来，作为本期故事的收尾。

我住的地方离卡尔加里南边印第安人保留区一个大湖很近，夏天的时候，吃过晚饭常去遛弯。据说卡城一半的人饮用水来自此湖。湖边有一个不算大的豪宅区，和我住的区隔一条公路。虽然只是一路之隔，已然泾渭分明地划分了两个不同的阶层。有一次我在湖边散步，碰到一个红光满面的老人，在豪宅区里住了快 4 0 年，非常健谈。当他得知我在 C N R L 工作时，告诉我说他跟 A L L A N 很熟。他兴致勃勃地谈到当年 C N R L 困难的时候 A L L A N 跑来拉他投资入股，说 1 0 万块起步，多多不限。当时他的家族生意非常兴隆，然而他一口拒绝了 A L L A N，理由是不了解石油行业。我说哎呀太可惜了！要是当年哪怕只投十万，你肯定拿得出来，现在都变成几个亿啦。I K N O W！老头说，A L L A N 那家伙至今还拿这件事取笑我，说完呵呵笑起来。

于是我也跟着呵呵笑起来。

我希望看到这文字的朋友也呵呵笑起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一起笑过据说石油行业还将继续恶化的 2 0 1 6 年。

征稿启事 (Call for submissions)

ASPE 《流》 电子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editor@aspeoil.ca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editor@aspeoil.ca



生活板块

Life is about love and fun.



我经历的公司裁员的故事 (华枫论坛)

(1) 富得流油的油砂岁月

我的公司 A 是一个巨大的设计咨询公司。她从事石油，天然气，矿产，清洁能源领域的工程设计施工采购服务，全球员工号称 4 万，办公楼星罗棋布，拥有中小设计公司望其项背的规模。在我工作的安大略省 O 镇，她和同样巨大的 H 和 S 设计公司的大楼构成三点一线，傲然屹立在高速公路旁，与著名的福特车组装厂遥遥相望，构成本地区的地标级风景。

2007 年，原油价格疯涨，高成本的加拿大油砂开采有利可图，石油巨擘纷纷上马项目，大小设计公司疯狂招人。我在风起云涌的初期有幸加入 A 公司。那个著名的油砂项目持续了 4 年。我们其实是在一片不毛之地建一座化工城，单单设计领域内，A 公司光在北美就涉及了好几个办公室的合作，包括工作的统一标准和人员的协调。我工作的地方，各专业人员最高峰时达 350 人，一个大楼都装不下。除了地标主楼，在附近 3 个写字楼里到处都是做同一项目的人们。那几年，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光辉岁月。



再大的宴席也有散的时候。2010 年，我们办公室分工区域的顶峰过去了。工作一件接一件地告一段落，紧接着 2011 年，所有工作面

临结束时，决策者决定，把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龙头”卡尔加里办公室做。对我们 O 办公室，要全面进行军事术语“复员”（原词叫 demobilize）。

这对一大堆坚守最后阵地的虾兵蟹将意味着，
1，你如果实在热爱你的工作，又是离了你地球都不转的人才，可以由领导向卡尔加里申请，你远赴那里，继续做现有的事情，“工作关系”还属于 O，每月能拿相当可观的补助。
2，你如果热爱你的工作，但地球离了你也许转得更好，可以自己向卡尔加里申请，远赴那里，但只能作为当地人受雇用，一分补助也没有。
3，如果你是合同工，尽可以高高兴兴上岗来，钱包鼓鼓下岗去，用不着对剩下的地球怎么转而操心。
4，如果你是类似螺丝钉一样的长工，那就自己掂量吧，领导是会给你一封电子邮件，安插你到另一个工程里呢，还是给你一封物质信封，不用打开也知道那是解雇信。

我认为自己是离了我地球都不转的螺丝钉，在这个工程里发挥了超常的水平，而且得到了领导的认可。我周围的人们大都更新了自己的简历，把自己投向了人际或电子的就业网络，一颗私心两种准备，或自己跳走，或被一脚踢走。我相当自信相当实在，觉得领导肯定会给我找到下家。

曲终人散那天，办公楼里就像 1949 年国民党撤出南京的景象。按项目保密规定，不允许带出大楼一张纸。无数个大回收箱里满是图纸资料，我自己就扔了几箱子。有人已经找到新雇主，亦真亦假地和人拥抱握手告别。有的人已经收到了信封，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每个人隔间墙上的照片证书纷纷摘下，我戏称“这哪是 demobilize，简直是 demolish”。

电话在我满头大汗打扫战场时响起，显示是我的专业领导“贾格”同志。我拿起听筒淡定说：“白提在说话，你好贾格。”领导的声音

却是我从未领略的不耐烦：“白提，你在干什么呢，你应该看了我的邮件了吧。你填好了我给你转去的加入 TC 工程的表格了没？这时候你应该已经搬回主楼，先找我，我再带你找马克谈 TC 工程的事了。”我的热汗噌地变成了冷汗。光顾着拆这堵墙，都没意识到，我早已被安排进另一堵墙里了。我立即唯唯诺诺，说马上马上。飞速打开电邮，打印出贾格转来的表格，笔走龙蛇地填上，拎起来直奔主楼。剩下的坛坛罐罐管也不管了。我一边撤离，一边想：我就是那卸了磨而不杀的驴吧？还屁颠儿屁颠儿奔赴另一个套子。

我所认识的油砂工程人员里，最后只有 30 多人回到了主楼。我们自称是“油砂幸存者”，而别人却尊称我们为“油砂功臣”。因为这个工程所收的设计费，足以让高层决策者们在以后的几年里陆续收购了好几个中小设计公司，真是个富可敌国。同时，公司也得以能养活几个一时无活可干的优良员工。他们的工时表里，可以毫不客气地填上“窝工”（overhead）。

在北美设计领域混的人该知道，设计公司收取客户的设计费生存，这设计费是点点滴滴体现在员工的工时表中，方方面面细腻之极，每人每周都要填写。没有工程可做时，领导只允许极少数人填“窝工”，意思是：你功劳大大地，我出血，养你一阵吧。记住，只是一阵啊。我一分钟“窝工”都没用，就加入了另一工程。对公司，我是省油的灯；对自己，是一次软着陆。

（2）矿业的日子，有人没挖到金子

油砂岁月结束后，高层决定，以后我们 O 办公室不跟卡尔加里办公室玩了，而要着重于我们的另一强项：矿业。我作为埋头干活的，思维如井底之蛙，加拿大地大物博，只要有矿可挖，只要 A 公司能在市场上捞来工程，我们 O 办公室就该不愁有蛋糕。

于是我们着眼于金矿，铁矿，钾矿等工程，开始向地处钾矿大省萨斯喀彻温的萨斯卡通办公室示好，他们倒也拉了兄弟一把，吃肉的同时，把碗里的汤分给了我们一些。加上还有若干十三不靠的小工程，O 办公室尚能低调运行，不咸不淡扫眉搭眼。

开张时有多热闹，下坡时就有多萧条。2011 年的办公楼里，我见不到大量购进的桌椅电脑，没见过穿新衣挂新卡的新面孔。我用简单的软件干简单的活，只用上 20% 的脑力，给我分派任务的“上游”工程师还说我做得又快又好。有些壮志凌云的同事不堪忍受即将脑残的生活，毅然炒了这个落寞的雇主，直奔其他大设计公司的怀抱。同事 J 找到新雇主后，按规定提前两周通知领导，贾格说，不用两周，两天以后就可以放你走。害得他立刻打电话给下家，协商能不能提前上班。可谓人未走就撤茶。那时就业市场还算热火，聪明人就是这么三级跳的，越跳经验越丰，人脉越熟，身价越高。



我懒得挪窝是有理由的。我加入 A 以来，举家迁到了这个居大不易的 O 镇，孩子失去了原来的朋友，丈夫也换了工作。好事是要付出点儿代价的，我在能维持温饱时，实在不想再波澜壮阔了。

2012 年初，公司稍有爬坡的迹象。有几个矿产方面的专家被悄悄地招了进来，十三不靠的小工程也在暗暗招兵买马。哪个工程规模

都不大，七八个人十几条枪，像是给这条大船即将重新启动的齿轮里浇油。我在贾格安排下，穿梭于几个工程之间，忙中带闲有所事事。

持续到 2012 年底的一个早上，我一上班就惊讶地发现，我的左右前的三个邻居都不见了，他们的办公桌上除了电脑和电话，空空如也。人们三三两两地开小会，我通过窜上跳下才了解到，昨天下午三四点，人事处干部们几乎倾巢出动，每人拿一摞信封，走到目标员工桌前，用极低的声音郑重通知，你被解雇了，请快速安静地收拾个人用品，我送你出门。



这简直就是红色恐怖时期的秘密处决啊。我刚认识的 S 消失了，她送给我的植物还摆在我桌上；不哼不哈的 V 消失了，几个月前她还和我一起领“五年老员工”奖呢。更可怕又可疑的是，那脸色阴沉，却爱才惜才的领导贾格，还有他的同级，另一专业的领导，统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我一时思维混乱。参加工作的第一天，我妈就教导我，要给领导留下好印象，以后才能混得好。这裁人的人都被裁了，我还给谁留好印象去？

更高的领导终于在谣言四起之前召开全体大会，先说我们非常悲哀，这么多好的员工都放走了。然后给大家分析投影在墙上的运营业绩报表，用曲线说明，公司其实不景气，裁人实属科学之举。最后用我曾似相识的口气说，作为雇主，解雇员工是很昂贵的，我

在此向你们保证，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内，以后再不这样了。那是一个要往上爬的政治新手的嘴脸。我在每几年一次的市选省选中时有所见。不过细想想，这次被解雇的人，也确有能力强干活磨唧的，也有到了退休年龄，属于“非光荣退休”的。我能存活下来，除了侥幸，也要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综合本领。以后很长时间里，我一见到人事处的人，就有种见到夜猫子的恐惧。俗话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

(3) 终于轮到哀鸿遍野的干旱年景了

2013 年，我的座位搬到了和人事处相同的楼层，天天和夜猫子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从不和他们主动搭讪，总感觉着，和他们保持井水和河水的关系比较好。

几年河东几年河西，这年突然熊市变牛市，我在一年内，被安排进了三个工程里，一个金矿工程是初步设计，另外一个铁矿，一个钾矿，都是“全民齐上阵”的浩大工程，大家一个猛子扎下去，越做越多，越做越细。有些被踢走的人又回来了，真个是呼之即去召之即来。群龙也有了新首，新面孔多是些公开招聘来的“空降兵”项目经理和专业领导。我干活用上了智能软件，脚踩几只船，都快忙糊涂了。

这些熙熙攘攘是真实的，这些兴旺发达也是真实的。但是在设计行业混，就算混成了不倒翁，你也得有心理准备，叫“翻手为繁华，覆手为苍凉”。

从 2014 年下半年起，全球经济放缓，原油价格一路下跌，加拿大股市开始下跌，加元快速贬值。金融机构纷纷调低加拿大经济的增长预期……媒体上的宏观分析，广播里的喋喋不休，让鼠目寸光的我一惊一乍的。广播里还说，我们的姐妹公司 S，将在全球范围内解雇 4000 人。这令我不得不琢磨我公司的前

途。以后的事实证明，这年景真是风不调雨不顺，可谓“低到尘埃里”了。

2014 年 9 月起，我所在的两个大工程，一个铁矿，一个钾矿，都在收口结束中。大家都在嘀咕，下个工程在哪儿呢，在哪儿呢。从抬头指路的，到低头拉车的，谁都看不到，或不敢说。

不久，我专业新领导瑞克召集全村大会。瑞克上任才一年多，可能大家的名字还对不上号。他和颜悦色地说，大势所趋，没活啦，大家做好准备噢，我们要缩水啦。然后，坏消息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来了，参与两大工程的各专业都有大批人员中弹。按照安大略省雇用法（Employment Standards Act 2000）的说法，这次公司行为称作大规模解雇（mass termination）。人事处依法办事，提前 3 到 4 星期通知了每个人。很多人的“死期”都在 11 月末或 12 月初。这回不是斩立决，而是要死大家一起死。

我一方面自恃闯过风浪，我是块老石头我怕谁。一方面又犯小心眼，此领导不比彼领导，他没见我干活的雷厉风行多快好省，我用不用假装咖啡间偶遇，搭讪搭讪，打探打探呢。可这会儿去拍马屁，也太路人皆知了。听天由命吧，火山地震谁能挡得住呢。

纠结中，11 月的某一天上班，突然发现桌上多了一本崭新的小册子，和一块设计新颖的纪念币大小的金属牌。打开电脑，桌面网页焕然一新。原来，久已传闻的 A 公司收购 FW 公司，今天正式实现了。CEO 在公司主页的视频里红光满面地宣称：我们的业务范围更广啦，我们的前景无量啊，等等，等等。

A 公司的总部在英国，传言 CEO 这几年越做越大，准备要竞选英国工业大臣。这下，他又为自己加了一个重重的政治法码。可是，

我买的公司股票还在 1 英镑 1 英镑地往下滑着。

立即见到的美好景象是，秘书，IT 部门，人事干部，都忙起了转型接轨。对于真正犁地拉纤挣设计费的，那些判了“死刑”的老黄牛们，大都转成了“死缓”。大家的截止日期统一沿长到 2015 年 2 月底。瑞克透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消息，和 FW 合并后，也许我们会变好，也许大家会起死回生。就是说，在此二三个月期间，你还是老实干活的好。辞职休假，罢工怠工，既不明智又不科学。真像狗的头前挂了根骨头，有渺茫的希望，你就傻呵呵往前奔吧。

彻底动摇了我心里那根标杆的，是从安妮的解雇开始。安妮也和我同台领过“五年老员工”奖。她的专业是 A 公司的主打专业矿业处理，这些年来，我只听她说忙得快喘不过气了。安妮做事兢兢业业，为人爽快干练，我认为主打专业的人中，最不应该被解雇的就是她。她们组里，有头脑一团浆糊的扶不起的阿斗，有资历高深但是工资更高深的废油的灯。这些人在工作的最上游，我不相信他们能有实力在竞标中，打来羊或鹿喂饱大家。连能不能打来鸡和兔，我都怀疑。



项目经理“踢某”的工作之一就是计算人工时，谁超标了，只能科学地剔除出自己的队伍。他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巨大的上百员工挤在一起的照片。也不知他数过没有，还留下了谁。

对安妮的做法是秘密处决，“踢某”下午三点通知她，她五点就离开了。连隔间的姓名牌都没有摘。鞠躬尽瘁的员工，只是一时半会没有活干，A公司却不再允许用“窝工”的工时了。令人齿也冷心也寒。这是杀鸡给猴看吗？杀鸡是为了让猴好好干活，可是没活了，让猴怎么办。抓耳挠腮啊。

看到安妮被解雇后，每一天上班，我都拿着一个不起眼的布袋子，在不违反公司保密原则的前提下，把自己放在公司的东西带回家一点。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与其到时候呼天抢地，整理出一堆搬不动的箱子，倒不如立即着手耗子搬家。

有段相声说，当你听到一只皮靴从楼上 duang 的一声，脱下来摔地上，你只是吓一跳。而等另一只摔地上的过程，熬死你。终于，盼望着似的，第二只皮靴终于掉了下来。2015年2月初，我等待已久的电话响了，我等待已久的人见到了。专业领导和人事处干部一起坐在会议室里，挨个找人谈话，傻子都能知道要说什么。我们的井，干了。这是瑞克温文尔雅的开场白。然后，所有程序一如我料，简单迅速，循规蹈矩。

与我同时下岗的，有从毕业起就在这里的本地土著 K。他在此十几年里结婚生子生女，已经爬升到第四梯队技术小头目，办公室里摆着一堆老婆孩子的照片；有在此干了26年的老员工 F。去年公司在电影院里开大会，F大腹便便地上台领了“25年老员工奖”。银幕上放着他刚入行时的照片。大家深感，岁月是把杀猪刀，岁月是把猪饲料。

我明白了，历经沧海难为水的人们，为什么要把老婆孩子的照片放在桌上。其余的人，不论是贵人，大人，同仁，还是小人，即使处得再久，也保不齐哪天就主动被动地散了。能长久见证你兴衰了解你底细的，只有你的亲人们。

我接到通知后，工作比别的时候更忙。我要做好手头的事，不把做了一半的菜端出去。平心而论，这次解雇，从敏感的年龄，性别，到更敏感的种族方面，公司还是公平公正的。就连能力也公平，谁没活了谁走人，并不是高手抢低手的活，低手走人。公平得都愚蠢了。

最后几天，我的工作如期告罄，离开我地球也能转了。我写了邮件给很多人，从和我一个战壕里的同事，到第四梯队技术小头，第三梯队人事中头，第二梯队决策大头，一直写给公司大佬 CEO。写给同事的邮件里痛述离别之情，写给大小头目的邮件里像愤青一样直击公司的现状弊端。民主社会，有人吵吵还没人听呢，没人吵吵就更没人听了。

最后那一天下午，大家好像过什么节似的，拥抱握手，嬉笑怒骂，我也在其中插科打诨。最后一刻，我把那片天天系在身上，摩挲了多年的房门卡拆下。我的照片卡和房门卡是在一起的，照片上是初入 A 公司那天的自己，几年的磨损已经让我的形象略显模糊，倒显着年轻些。叹口气，是时候了。

瑞克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今天谁对谁说话办事都是考验水平啊，对领导更是如此。我迈进办公室，说，最后几小时我不想等了，现在把卡还你行吗。瑞克说当然当然，请坐请坐。

我先说工作，该完的都完了，完不成的没有启动，如果有人接手，起码干净得如婴儿一般。瑞克貌似满意。然后他说，我们的某某工程，好像已经在地平线上了，一旦有干的希望，一定第一个把你招回。我心里咣当一声：这是何其熟悉的声音。十年前，我被某小公司解雇时，我当年的主管说的话简直一字不差。都是专业领导啊。我说谢谢，我的联系方式写在邮件里，您别把我邮件删了就行。

一定一定。瑞克又伪善地问我，开始找工作了吗，我说我有自己的安排。这几年旋转得像只陀螺一般，自己欠自己的太多了。我准备去健身房游泳池图书馆，骑车游泳读书。其余的，“喂马劈柴”，等待“春暖花开”。

瑞克说好好，有一个小礼物，不多，敬请收下。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写着名字的信封。封口是粘住的。我连忙接了，也不打开，握手再见，干净利索。我见到信封有种怕井绳般的感觉。那是一张\$100的高级餐厅的就餐卡，真的不多，真的奢侈。

我惊讶的是，转天，远在英国总部，或正在满世界转的CEO给我回了邮件，说感谢我恳切的言辞，现在低谷，哪哪都难，但是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多么既有的放矢，又放之四海的语言，实属政治家风范。别的第二第三梯队高中层们，一如所料无人理我。

至于下岗后的经济状况，每人因受雇的情况而不同。我所知道的雇员分三种：1，长工，即受雇合同上写的所谓“永久全职”，身价基本按行业标准，有各项公司福利，适合求稳定的人。2，合同工，没有公司福利，但收入比长工多30%-100%，适合于自身技术过硬，在经济好的时候上家完了找下家，越跳身价越高的人。3，临时工，没有公司福利，身价也不高，适合那些盼望抓住机会拿到经验的新移民。

我下岗后仍有三星期的全额收入加福利。之后公司依法发给“遣散费”。遣散费的发放政策，让我体会了当年第二梯队头儿说的，解雇人很昂贵啊。像我这样5年以上的长工，每为公司服务一年有一星期的全额收入，加上假期金，我下岗后的两三个月内收入不变，还省了开车上班的汽油钱。以后还可申请政府的失业金。

失业金是不论收入多高，每月\$1500左右税后封顶，够我还半个月的房屋贷款，少的可怕，但略胜于无。合同工，可以挣一阵歇一阵，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我这几年只见过拼命工作然后拼命玩的，还没见到过穷愁潦倒饥寒交迫的。最不济的是临时工和5年以下的长工。只有政府的失业金可领。如果失业金领完还没找到工作，可以考虑去坑蒙拐骗了。这个国家之所以男盗女娼比较少见，就是因为还没轮到你起盗心，工厂又开工了，天下又太平了。就这么波谷波峰地循环下去。

我在加拿大的15年里，历经6次下岗，其中两次是回家生孩子去也，两次是收成不好被东家辞了长工。另两次原因复杂，上次当“坐家”时都写在网里了。每次下岗，我都安心受用失业保险，把被剃去的羊毛又穿回身上一部分。不论是经过“斩立决”的，还是经过“钝刀慢火”的，听起来可怕，其实都有着过得去日子的经济后盾支持着。心情虽然不好，但是也能吹吹口哨。

在A公司的这七八年里，我“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我所见过的加拿大职场里，个人能控制的，其实都只是自己的二亩或三分地本职工作，谁都不能呼风唤雨，谁都不能控制世界和平经济发展。

在这个称为“从海洋到海洋”的国度，我有幸见过太平洋的涨潮，也见过大西洋的落潮。潮落到最低点时，就是潮涨的开始。我相信潮会涨的，会涨到众多的蟹们，海葵们，海胆们回到海里的那天。

加拿大接受叙利亚难民不需要理由







Government of Canada / Gouvernement du Canada

Jobs | Immigration | Travel | Business | Benefits | Health | Taxes | More services

Home |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 Immigrate | Refugees

#WelcomeRefugees

As millions of Syrians continue to be displaced due to conflict in their home country,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will work with Canadians, including private sponsor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provincial, territorial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to welcome 25,000 Syrian refugees.

Donate. Volunteer. Sponsor.
All Canadians can help welcome Syrian refugees. Get involved.

相关阅读：越南裔筹款担保叙利亚难民



感激加拿大人 30 多年前的慷慨搭救，众越南裔难民筹款担保叙利亚难民。

许多加拿大人都用“心碎”来形容自己看到叙利亚小难民照片时的心情。而越南移民社区的感受又和其他加拿大人不同。三十多年前，他们曾经身陷同样的处境，只不过地点不是地中海，而是在南中国海。



当年加拿大举国官民合力，接纳了将近六万越南船民。多伦多的越南移民詹姆斯·阮说，他们一家在 1980 年逃离越南时，他比小艾兰大一点。他们在海上漂流了 5 天 4 夜，又在马来西亚的难民营里住了六个月才被加拿大接收。

同样来自马来西亚难民营的还有当时年仅 11 岁就孤身上船的曾莲。一对姓康奈尔的安大略省夫妇担保她来到加拿大，后来又担保了她的父母和弟弟。

曾莲说，她记得最清楚的是船上的燃油味。那种气味让她不断地想呕吐。途中他们被别的船抢走了食物，然后引擎又出了故障，只能靠帆在海上漂流。万幸他们没有像库迪尔一家那样遇到风暴，才得以平安登陆。



她的弟弟汤姆几年前曾回越南探亲。看到那边的亲戚的生活，也曾想象过，如果当年加拿大没有收留他，留下会怎样。他说，他也许落得摆地摊，也许变成一个成功的人。

但是他坚信获得担保来到加拿大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现在，他决定像当年的康奈尔夫妇帮助他一样帮助叙利亚难民。



他和两个朋友合作，希望筹得够担保三个叙利亚家庭生活一年的资金。他说，担保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活需要 27000 加元，五口之家则需要 3 万加元。



曾莲现在是一个牙科保健师。汤姆是注册会计师，有自己的公司。汤姆经济宽裕以后，开始帮助越南老家的贫困村庄。因此他认为，加拿大的康奈尔夫妇不仅帮了他们姐弟，也帮了一整个社区。

汤姆的朋友詹姆斯·阮也说，他们希望以帮助叙利亚人的方式，回报加拿大人三十五年前的慷慨。



现在是魁北克省著名作家的越南难民金翠，当年也是十一岁。她说，几乎每一个活下来的越南人，都直接或间接地认识在那场逃难中失去亲人的家庭。

“我相信在死去的人中间，一定有很多人比我有用……他们当中可能有非常聪明的孩子，将来会成为优秀的医生或科学家，他们比我更应该活下来。”她说。



她认为自己非常幸运：他们一家“只在海上漂流了四天三夜”，而且合家平安的来到加拿大。因此也准备用赞助和担保叙利亚难民的方式，来回报当年加拿大人的救命之恩。



老藤和冰酒 (Sherry Gao)

Sherry Gao, 英国 WSET 认证二级品酒师,
WSET 中级证书。



老藤

老藤在法语里叫“Vieille Vigne”，而英语则是“Vieille Vigne”。老藤这个概念其实没有明确的定义，究竟多少年以上才能被称的上老藤，莫衷一是，但是基本上 35 年到 40 年以上的葡萄藤被称之为老藤，是没有太多争议的。

在澳洲巴洛萨谷（Barossa Valley）葡萄酒文化协会相关规定中，35 年以上可称为老藤，70 年可称为幸存老藤，100 年称为百年老藤，而 125 年就可以称为始祖老藤。



十九世纪下半叶，根瘤蚜虫（Phylloxera）席卷了几乎大半个欧洲大陆，重创整个葡萄种

植行业；加上之后几十年与这种病毒的斗争和对葡萄藤的重新种植，现在的法国几乎是找不到 70 年以上的老藤了。如今的葡萄酒界，70 年以上的老藤在澳洲巴洛萨谷和美国的洛迪地区（Lodi）还依稀可见。

不是所有的老藤都值得珍藏。种植葡萄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如果仅仅靠“老”，那充其量不过是“倚老卖老”，要知道这世界上不少一线大牌酒都不是老藤。品质卓越，值得收藏或投资的老藤，风土（Terrior）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这点在老牌旧世界国家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法国知名酿酒顾问丹尼斯·迪布迪厄 (Denis Dubourdieu) 表示：“从过去的实验看来，采自年轻葡萄藤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比老藤葡萄酒更出色。‘老藤酿好酒’这不是绝对的真理。葡萄的品质主要决定于葡萄种植的方式、种植密度以及使用的砧木等。通常而言，使用正确的方式种植的年轻的葡萄藤酿出的葡萄酒比使用错误的方式种植的老藤酿出的葡萄酒品质更佳。”

从葡萄经过层层工序变成瓶中佳酿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了别样而灵动的生命色彩。中国有句古话是这么说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其实这句话对葡萄酒来说也一样实用。富裕肥厚的土壤大多培育不出传世佳酿；相反，越是贫瘠的土壤中，越是孕育美酒的温床。

扎根于缺乏营养的砂砾土质中，但是其旺盛的求生欲致使其不断拓展层层根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深入，扎根于土壤里。老藤越老，它对土壤的要求也越高，土壤中含矿物石自然也越多，因为一定要保证它完整的透气性，砾石土质排水性极佳这一特性刚好从客观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客观条件。

30 年以上的葡萄藤，其葡萄产量会骤然下降。老藤吸取的养分平均分配给这些越来越少的葡萄，正是因为如此，这些葡萄汁才会愈加浓郁，酿成的酒口感才会复杂集中。强劲的单宁和巨大的陈年潜力都是其显著的特点。

作为自己收藏，馈赠又或者投资，老藤都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04 年，吉尼斯世界纪录收录了一株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葡萄藤，该葡萄藤至今生长良好，而且结出来的果实酿造的葡萄酒珍贵非凡。在斯洛文尼亚马里博尔(Maribor)市的兰特区(Lent Quarter)有一株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葡萄藤，它成为了“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葡萄藤”。这株葡萄藤树龄高达 400 多年，是斯洛文尼亚悠久的酿酒历史的最佳证明。

冰酒

加拿大的葡萄酒产业主要集中在安大略，英属哥伦比亚，魁北克，以及现在正在不断发展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其中以 BC 省的 Okanagan Valley 和安省的 Niagara Peninsula 最为出名。

跟美国一样，加拿大的葡萄种植业也曾因 1916 年到 1927 年的禁酒令而一度跌至低谷。不少葡萄园破产，葡萄农也因生计所迫而不得不转而投入土豆或别的农作物种植业，酿酒师更是远赴他国以求保住饭碗。这对本来就不算昌盛的本土葡萄酒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直到 1988 年，与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由专家小组品评后达标的酒款才能被评鉴为 VQA 这一酒商质量联盟制度的产生，加拿大的葡萄酒业才重新进入发展阶段。VQA 则更是成为了很多人眼里产自加拿大优质葡萄酒的代名词。

寒冷的气候成就了加拿大的冰酒，冰酒也一度成为人们眼中加拿大的国酒。冰酒发扬光大于加拿大，但其实最早是由德国人发明的。当时德国一酒庄主外出度假，结果回来时却发现葡萄园遭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霜冻灾害，葡萄全冻住了。为了将损失降至最低，那位蒙受损失的庄主决定把受冻的葡萄按照传统的酿造工艺进行发酵，死马当活马医，谁知却意外的发现这些冻葡萄酿成的酒如蜜糖般甘甜无比，却也酸甜平衡不至于因为糖分过多而显得肥腻。至此，把结冻的葡萄酿制

成冰酒成了一种时尚。而之后由德国移民传入加拿大后经过工艺改良，加拿大的冰酒也自成一派，不逊于德国。



在冰酒的酿造品种上，多以维岱尔(Vidal)和雷司令(Riesling)为主。色泽从较深的柠檬黄到金黄不等。浓郁饱和的水果香气，带有一些蜜饯，蜂蜜，焦糖，花朵的甜美芬芳。上好冰酒是甜而不腻的，一款极甜的冰酒，一定要有足够的酸度来让酒形成一种平衡感。再抱怨冰酒太甜时，下次饮完时吃点东西，看看是不是牙齿酸的咬不动食物了？

适合搭配的食物有鹅肝，没经过烟熏的芝士，甜品类如蓝莓奶酪蛋糕，慕斯等。笔者曾试着用冰酒搭过中式红烧肉和日式烤鳗鱼，契合度也相当高。

知名加拿大冰酒酒庄（排名来自网络，仅供参考）

1. 云岭酒庄 (Inniskillin Wines)
2. 杰克逊瑞格园 (Jackson-Triggs)
3. 钻石酒庄 (DIAMOND WINES)
4. 哈伯酒庄 (HARBOUR)
5. 岱苏萨酒庄 (De Sousa WINES)
6. 博趣伍德酒庄 (BIRCHWOOD WINES)
7. 20 蜜蜂酒庄 (20 Bees)
8. 湖景酒庄 (lakeview cellars)
9. 伊斯戴尔酒庄 (EastDell)
10. 丹·爱克罗酒庄 (Dan Aykroyd wines)

相关阅读: 加拿大冰酒和各式美食的经典搭配

冰酒的甜度和浓郁度都非常高，而且它的甜度和酸度达到了奇妙的平衡，因而喝起来惊人地优雅芬芳。成熟而浓郁的水果风味，恰到好处的酸度，绝佳的深度和复杂度，这些都使得冰酒成为各式甜点以及其他食物的绝配。

一、不同品种的冰酒如何搭配菜肴？

1、威代尔 (Vidal) 冰酒

威代尔冰酒的蜂蜜香气最为突出，其他香气还有橘子、杏仁和菠萝等；经过橡木桶陈酿后，它还会发展出香草、杏仁和新鲜烤面包的芬芳。这种冰酒最适合搭配焦糖烤猪肉，或者搭配加入新鲜浆果的奶油、巧克力饼干、梨子馅饼和覆盆子慕斯蛋糕等甜点。

2、雷司令 (Riesling) 冰酒

雷司令冰酒的最大特色在于高酸和矿物质风味。它洋溢着橙子和柑橘的气息，适合搭配一系列的奶油味甜点和各式菜肴，如鹅肝酱、奶油焦糖布丁等。

3、品丽珠 (Cabernet Franc) 冰酒

品丽珠冰酒呈迷人的绯红色，酒中散发出烤草莓和大黄叶馅饼的经典香气。当它和烤/煮水果（如加入酸奶油的樱桃、草莓）一起搭配时，可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另外，品丽珠冰酒带有来自异域的辛香味，和加入了榛子和黑巧克力的菜肴进行搭配时，这种辛香味就会显得更加突出。

二、不同类型的菜肴如何搭配冰酒？

1、奶酪

冰酒和奶酪搭配可以取得令人拍案叫绝的效果，尤其是蓝奶酪、陈奶酪和部分绵羊乳奶酪。蓝奶酪包括罗克福奶酪 (Roquefort)、戈尔根朱勒奶酪 (Gorgonzola)；陈奶酪包

括帕马森奶酪 (Parmigiano-Reggiano)、格鲁耶尔陈奶酪 (aged Gruyere)；绵羊乳奶酪包括佩科里诺 (Pecorino)。

味道比较淡的奶酪和冰酒搭配时，其风味会被冰酒的浓郁香气掩盖掉，所以这样的奶酪不适合和冰酒搭配。用奶酪烹饪的菜肴，比如桃子酱山羊乳奶酪蛋糕，用冰酒来搭配再好不过了。

2、咸味什锦点心

咸味烤坚果凤尾鱼咸饼干开胃菜黑橄榄酱，食物的咸味可以增强冰酒的水果风味，而冰酒的甜味又可以柔化食物的咸味。

3、浓味菜肴

鹅肝酱砂锅龙虾肉酱鸡肝酱牛百叶鸭/鹅（加入橙子和桃子）冰酒的饱满口感可以与菜肴的浓郁味道相配，而且冰酒的清新酸味可以让口腔保持清爽，降低菜肴的油膩滋味。

4、辛辣菜肴

泰国菜亚洲菜烤虾串（加入亚洲香料）亚洲蔬菜卷咖喱菜辣蟹蛋糕生鱼片金枪鱼海胆鳗鱼。冰酒的水果甜香可以柔化菜肴的辣味，因而它与辣味菜肴也是一大经典绝配。

5、咸味菜肴

烟熏三文鱼、菠菜和凤尾鱼黄油砂锅蓝奶酪咸味鳕鱼杏仁味鸭腿。

6、水果汤

甜瓜草莓樱桃。冰酒的水果风味可以加强水果汤的味道，不过冰酒的甜度需要高于水果汤的甜度，这样两者才能搭配协调。

浅析哈珀的下台以及功与过 (BCbay.com)



自建国以来，加拿大历史上为时最长的竞选终于落幕，小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在众议院 338 席中以约 190 席的压倒优势击败保守党，夺得多数席位，东山再起，重执牛耳。哈珀领导的保守党只在 99 个选区获胜，失去了 60 个议席，从原来议会执政的多数党变成官方反对党，就连多个重要的部长，例如移民部长亚历山大、财长奥利弗等也都输给了自由党对手。执政长达十年之久的保守党总理哈珀不得不承认失败，黯然谢幕，走下了历史舞台。

哈珀说，大选结果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但人民永远不会错(The people are never wrong)。他说作为党魁将承担大选失败的责任，辞去联邦保守党党魁一职。但鉴于他在自己的选区(卡尔加里 Heritage 选区)获胜，将以普通议员的身份继续留在议会众议院。保守党总共执政 9 年另八个月，从少数党上升到多数党，现在又回到官方反对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党领哈珀的原因是主要的。

哈珀急不择人成败因

当然，更重要的是，哈珀执政十年，积弊甚多，越来越失去民心。现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佩林，曾任保守党法律顾问，近日他公开宣布同哈珀的保守党决裂。他说，

“在我本人亲眼看到并亲身经历(这些事件)之后，我没有别的选择，因为现政府已经失去了治理国家的道义权威。”这位一生为保守党竭诚尽忠，并在保守党应对达菲参议员腐败案期间任保守党法律顾问的律师的反戈，恰好击中了哈珀保守党的道德软肋。达菲，这位由哈珀提名任命，并被哈珀称之为“最伟大的记者”和“最伟大的参议员”的名流，多年来却一直冒领并骗取政府的住房与旅差津贴，由此引发公愤。而哈珀总理办公室开始时为其竭力掩盖，后来又力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令哈珀难堪的是，有多达 30 余名参议员涉嫌骗领住房与旅差津贴，而其中大半为哈珀提名任命。佩林同时透露说：他不能赞同哈珀总理任命参议员的标准，即一个人如果拥有了 4000 加元的资产，就具有了成为参议员的宪法资格。



多伦多前保守党市长福特几年来一直丑闻缠身，臭名昭著，此人不仅同黑社会有说不清切不断的瓜葛，在舆论的追查下更承认自己吸食可卡因。可哈珀总理上周末却借助这位前市长在极右保守派中的残余影响，组织了一场两人同场出席的竞选集会。由此可见哈珀总理如何到了急不择人的地步。

自由党和新民主党正是看到了哈珀的保守党渐失民心的软肋，都竭尽全力地将这场大选变成对哈珀总理个人的一次全民公投。

客观地说，哈伯的保守党能够执政长达十年之久，自然有其长项。其实，哈伯的执政成就主要体现在经济管理方面，他的内阁一直将发展经济和创造就业放在政府工作的中心位置，大力推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对外出口。在哈伯的主持下，加拿大政府将企业税从以前的 23% 逐年下调到现在的 16%；同时还采取措施削减了中小企业税率与家庭所得税率。哈伯政府为推进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出口，减化并缩短了环保评估与政府审批时间。不过，哈伯对气候变化与减排一向不感兴趣，这一直遭到绿党和环保主义者的强烈抗议。

推动自由贸易和出口可说是哈伯政府的另一项主要成就。在哈伯的支持下，加拿大近年来同数十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其中包括韩国、欧盟和印度等。但他在同中国举行自由贸易谈判问题上却一直持消极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 2008 年那场金融危机中，加拿大几乎是一枝独秀，没有遭受美欧那样的重大打击。哈伯将贪天之功归为已有，归功于自己的管理有方，一直向全世界炫耀加拿大风景这边独好。其实，加拿大的金融体系数十年来一直就较美欧稳健与严谨，其监管较美欧更为健全而严格。这同样是加拿大幸免于金融危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有鉴加拿大近年来的经济表现不错，哈伯在此次竞选中主打经济牌。他恫吓选民说：小特鲁多完全没有管理国家经济的经验，自由党或新民主党执政将会出台高开支、高税收政策，必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灾难。显然，这样的恐吓战术难免有危言耸听之嫌，并未能引发选民的忧虑。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南邻美国，奥巴马不是只做了 6 年的参议员吗？他不是也没有什么经济管理经验吗？总统也好，总理也罢，他们都有一套经济专家班子在那里为他们出谋划策。对哈伯来说不巧的是，加拿大经济今年以来表现令人失望，

正面临滑向衰退的风险。不过，哈伯将此归咎于油价下跌的影响与国际经济大环境欠佳，而不是他的政府无能。

哈伯的功与过

哈伯现年 56 岁，他从 2006 年 1 月 23 日起出任加拿大总理，已经连任了三届，任期达 9 年零 8 个月。纵观过去十年，哈伯在任期间的功与过也值得加拿大人去细细品味。

在九年前选举胜利之日，哈伯在庆功宴上对所有加拿大人说：“此次选举的结果将意味着政府的改变，而非国家的变化。”但是，事实上经过哈伯长达 9 年的治理，加拿大整个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

Saskatchewan 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David McGrane 认为，哈伯给加拿大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恐怕就是联邦政府的缩小和税收的降低。

在这 9 年间，加拿大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联邦政府在所有加拿大人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弱。随着各地省政府掌握了更多的政府福利项目，联邦政府对福利项目的控制也越来越弱。但同时这也造成省政府的支出增加，尤其是安省，随着税务负担的加重，出现了财政赤字。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税收的降低，尤其是 GST 消费税下降了 2 个百分点，税收抵免项目也

在增加。哈珀在任期间将 GST 消费税降低了 2%，政府年收入随之减少了 140 亿。加拿大的企业税也从以前的 23%逐年下调到现在的 16%；同时哈珀还采取措施削减了中小企业税率与家庭所得税率。

在政党建设上，毫无疑问，哈珀在这 9 年党魁生涯中建设起了一个愈发统一的保守党。在哈珀成为党魁之前，保守党并不是一个占据优势的政党。是哈珀将这支连续 2 次被击败的政党重新组装了起来，并在 2006 年赢得了大选。

但有功必有过，前任保守党议员 Hugh Segal 就认为，哈珀在反劳工法以及取消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两方面都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此外，哈珀政府自 2009 年起出现了 6 年的连续财政赤字。自 2009 年经济危机以来，加拿大就出现了财政赤字。尽管在接手加拿大之前，加拿大的财政盈余高达 140 亿，但是哈珀连续 6 年的财政赤字则导致加拿大的债务累积至 1500 亿。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加拿大的债务在增加，但是加拿大的债务与 GDP 比则在缓慢地下降，从 30%降至了 25%。这个数字对于衡量一个国家的财政健康状况有着重要意义。

在经济方面，油价的连续下跌，2015 年前三季度的 GDP 负增长，也使得加拿大的经济数据显然并不乐观。

在对外政策上，哈珀政府在国防上的支出只占 GDP 的 1%，但是在过去几年里加拿大军队却参与众多的国际事件，其中包括出兵利比亚以及对抗 ISIS。在当年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政府的军事行动中，加拿大空军不仅是主要参与者，更出任了北约空中轰炸利比亚的最高指挥官。一直以来都有人批评，哈珀此举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和平使者和

调停人形象不符。然而哈珀则宣称加拿大对外政策不再“为随大流而随大流”，加拿大要奉行“有原则的”外交政策。

不幸的是，哈珀政府激进的对外政策让加拿大的国际形象受损，有时竟至陷于孤立。加拿大在三年前竞选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时首次败选。对这一教训，哈珀政府反以为傲，以“光荣的孤立”来自慰。

因此，对哈珀保守党的败选人们并不感到意外。不少评论早就指出，十年来，哈珀政府将加拿大带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其意识形态偏执将加拿大带向了极端保守主义的方向，并加剧了加拿大的社会分裂；其激进高调的对外政策损害了加拿大“和平爱好者”的良好国际形象。人们期待，自由党新政府上台后，能尽快弥和社会与族群分裂，能在国际舞台上重塑“和平爱好者”的形象。

无论十年来，哈珀的功与过如何。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国家元首能够治理一个国家长达 10 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种极难得获得的权利。所以，哈珀和保守党人应该对加拿大人给予他们十年的治理机会心怀感激，而非因为此次失利而出现任何的失望和怨愤。

事实上，这次自由党的大胜，也许并不是因为哈珀或者保守党的治理不佳，更多的是因为加拿大人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在新领导人的治理下出现新的变化。加拿大需要改变。

康尼或将成新保守党魁

大选结果公布后，加拿大现任总理、联邦保守党党魁哈珀随即辞去了保守党党魁的职务，但仍然保留了国会议员的身份。紧接着，毫无疑问加拿大联邦自由党将通过党内投票，甄选出哈珀的继任者——新一任联邦保守党党魁。



在大选走向颓势之后，联邦保守党内部也是暗潮涌动。谁又将成为下一个联邦保守党党魁呢？目前，呼声最大的可能就是哈珀最得力的内阁部长康尼(Jason Kenney)了。

当被问到是否会竞选下一任保守党党魁时，Jason 回应说：“这些问题还是留到以后再说吧。”被采访时，Jason 拒绝将此次大选失败全部归罪于哈珀，他还批评说保守党此次的竞选出现了一个主要的失误，那就是对选民所传递信息过于保守和悲观，保守党本应该对未来表现的更加乐观和积极。

在哈珀在位期间，Jason Kenney 曾担任过移民和多元文化部部长，并在在职期间帮助保守党成功拉拢了许多的少数族裔选民和新移民。

在大多伦多的众多华人活动中，常常能够看到 Jason Kenney 的身影。在融入少数族裔生活方面，Jason Kenney 可以说是非常的活跃和积极，亲民的形象也为他在华人社区赢得了不少的支持。

联邦保守党内许多人都相信，在保守党获取少数族裔和移民的信任和支持上，Jason Kenney 的功劳甚伟，尤其是在多伦多、卡尔加里以及温哥华三市的周边地区。如果 Jason Kenney 参与竞选，这三市中少数族裔的支持将会给 Jason Kenney 带来明显的优势。

此外，Jason Kenney 所建立的人脉网络非常广泛且深厚，在此前许多保守党同僚的筹款以及竞选活动中都有他的参与。

但也有人指出，现年 47 岁的 Jason Kenney，在担任内阁部长 9 年后，是否愿意担任党魁一职还存疑，尤其是在目前保守党处于弱势地位之时。此外，目前仍旧单身的他是否能打好保守党核心的家庭牌，也是保守党所担心的问题。

Jason Kenney 身边的人则称，他目前对于是否参与党魁竞争仍然保持中立的态度，他可能只会在党内无法找出能够与之竞争的候选人时，才会真正参与到党魁竞争中。

不过，总体来看，这位外貌温文尔雅、精通双语而且精力旺盛的内阁部长将会是新任联邦保守党党魁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除 Jason Kenney 之外，保守党创始人之一的 Mackay、萨省省长 Brad Wall、魁北克省前任省长 Jean Charest、安省保守党人 Tony Clement 以及 Kellie Leitch 等都是联邦保守党党魁的主要竞争者。

大陆移民政治新星首次进入联邦议会

在刚刚结束的加拿大联邦大选中，25 位参选的华裔候选人中共有 6 位当选，而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多地区代表自由党参选的政治新人，华裔候选人谭耕赢得联邦大选，将进入众议院，成为第一位大陆移民背景的联邦议员。



谭耕是出生在北京的湖南人。在湖南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化工方面的研究设计和管理工作多年，并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

1998 年，谭耕出国留学，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进入多大化工及应用化学系学习，之后在多大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毕业后，谭耕顺利申请到加拿大科学及工程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做工业研究博士后，之后进入加拿大 Chalk River 国家核试验室工作。自 2009 年起谭耕进入一家电力公司任核电化学部门资深科学家。

谭耕一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曾任多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加拿大湖南同乡会第二和第三任会长，还曾担任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副会长，在如何帮助新移民方面献计出力。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此次谭耕作为一名政治新人能够胜出有多种因素。首先，他所在的选区是大多伦多地区新增加的 11 个选区之一。Don Valley North 选区是一个移民聚居区，有接近一半选民（103,080 人）在家里

并不是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其中还有 3 万人是以中文为母语。平均家庭年收入为 61,988 加元，略微高过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 61,072 加元。居民住宅的房产均价为 44 万 9,156 加元，这在多伦多地区属于较低的。而且近几年失业率较高，达到 10.2%，大大超过全国平均失业率。2014 年 7 月，谭耕在多伦多新设立的 Don Valley North 选区，竞选自由党候选人，以 75% 的高票意外胜出。

其次，大选中谭耕的主要竞争对手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保守党的国会议员乔·丹尼尔。此次大选中谭耕赢得 23,494 张选票，占投票总数的 51%。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上届议员乔·丹尼尔赢得 38% 的选票；而新民主党的竞选人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只赢得 9% 的选票；绿党候选人是一名大学毕业生，仅获得 2% 的选民支持。



有趣的是，丹尼尔也是移民背景，1954 年出生在坦桑尼亚，1987 年 33 岁时移民加拿大，曾在光纤公司担任经理多年，还在社区学院兼任过教职。2011 年作为保守党政治新人在 Don Valley 东选区获选国会议员。他在议会中出任两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一个是人力资源及培训委员会，另一个是交通事务委员会。而他此次所以败给谭耕，也有多种因素，包括大多伦多选区历来就是自由党的票仓，他在此次大选中就叙利亚难民问题发表的看法引发争议等。

此次联邦大选的华裔候选人中，代表保守党的有 10 位，自由党 7 位，新民党 3 位，绿党 4 人，名不见经传的加拿大自由意志言论者党 1 位。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是代表绿党的华裔大学生邱敏圣 Vincent Chiu，仅 18 岁。



绿党华裔大学生邱敏圣 Vincent Chiu, 18 岁

当选的 6 位华裔分别是大多伦多地区的庄文浩（保守党）、谭耕（自由党）、陈家诺（自由党）、陈圣源（自由党），以及大温地区的关慧贞（新民党）和黄陈小萍（保守党）。



代表 NDP 的关慧贞在温哥华东区胜选

引人注目的是列治文中区的选举非常激烈，两位华裔各自代表保守党和自由党出战。胡以钧一度占据领先地位，但是在最后计票时刻，被在任的保守党代表黄陈小萍以 400 选票的微弱优势反超。

另外，在大选初期，备受争议的自由党列治文东区候选人苏立道（加籍意大利人）在党内提名时取代了声望极高的华裔袁薇出选，结果顺利为自由党赢得该选区。在东部，联邦新民党已故党魁雷顿遗孀华裔邹至蕙也参选，但惨遭败落。



保守党内阁成员黄陈小萍在列治文获胜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大选有一位华裔独立候选人胡博雅（Bonnie Hu）出战南素里-白石选区，代表加拿大自由意志言论者党。选票结果显示，她未得一票。



独立候选人胡博雅（Bonnie Hu）

摄影爱好者镜头下的卡尔加里 (佚名)





艺术板块

Art is about feeling.



Irma Gruenholz was born in Madrid, Spain. She studied graphic design and worked as an art director in an ad agency before embarking on a freelance career as an illustrator.

连环画 丫丫学中文 2 (徐凡)



徐凡, Emily Xu, 小名丫丫, 14 岁, 加拿大卡尔加里 Tom Baines School 十年级学生, 痴迷绘画, 梦想是成为迪士尼的动画师。2012 年 The National Capital Commission (NCC) 举办的全加拿大 “Raise Your Voices!” National Student Banner Contest 七名获奖者之一。2014 年画作 “Calgary Tower” 及配诗 “Rapunzel’s Tower” 被选入卡尔加里艺术家城市宣传画册 “A city map in verse and visual”, 并因此受市长邀请于市政厅展示作品并朗读诗作。



老爸居然还抛出点教育理论。



老爸偷偷观察我, 我得装得若无其事。



老爸好像有主意了, 我要准备接招了。



老爸说的那是什么什么才? 我怎么觉得他像动画片里面的马文才?



老爸说他小时候是在灶台边，边烧饭，边练字。



爸爸拿来了 brush 和书，要我写大字。



不能轻易上当。趁他上班，我先自己琢磨琢磨。



为什么是写“大”字？真奇怪。这样也行？



Brush 软软滴，写字还有点难度。



终于写了一个漂亮的“大”字。



老爸，你看这个“大”字，漂亮不？

老爸回了，赶紧炫一下。



你写这么多“大”字干什么？

老爸问得好奇怪。



不是你要我写“大”字的吗？

我是要你“写大字”，不是写“大”字。

我爸老年痴呆了吗？到底想说什么呢？



不能让他来教我。中文都说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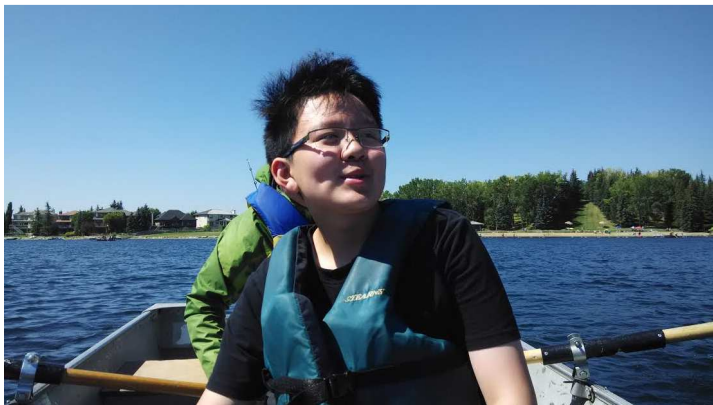


老妈终于出马了。

外婆教不了，丫丫爸爸出马也不行，老妈成功了吗？剧透一下？下回分解吧！

“梵高之梦”画室学生投稿作品选

“梵高之梦”画室成立于 2009 年。指导老师唐老师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致力专业教学，采用学习、写生与创作相结合的方法，寓教于乐，使学生在绘画过程中感受到艺术的欢乐。画室学生连续三年参加大型绘画比赛 Royal Canadian Legion Remembrance Day Poster Contest，2013 年获全加拿大第一名，2014 年和 2015 年连续第二名。2013 年卡尔加里牛仔节绘画大赛，画室学生再次荣获第一名。2015 年卡尔加里 Otafes 日系动漫节动漫形象设计比赛中获高级组冠军，设计的卡通形象成为动漫节代言作品。



Kevin Xue，卡尔加里 9 年级学生，14 岁。喜欢游戏和动漫的他，笔下呈现出的魔幻色彩有一种奇异的魅力，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有趣的时空漫步。



Fiona Cui, 卡尔加里 8 年级学生, 13 岁。她的这幅画儿是一个美丽有趣的童话, 笔触清新, 是不是给你无穷想象的空间?



Cici Chen, 卡尔加里 8 年级学生, 13 岁。热爱画画的她, 在这幅画中表现专业, 人物造型优美, 线条虚实恰当, 体积感强。



YANG QING，卡尔加里 9 年级学生，14 岁。这幅有国画风格，以婉约秀丽的笔触表现出绚烂神秘又暗藏忧伤的东方情调，引人遐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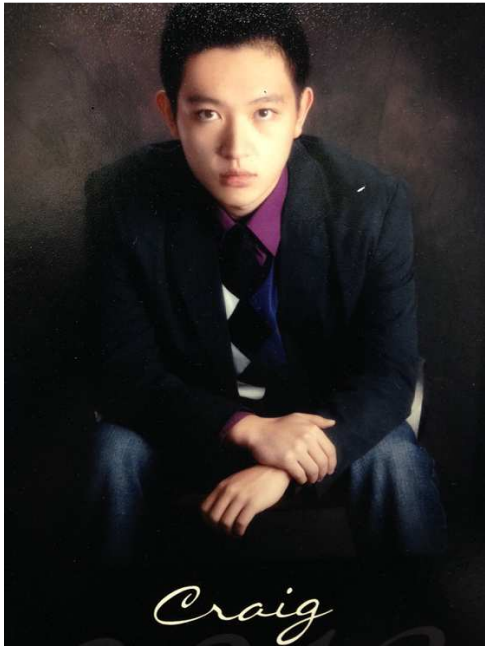


Grace Wan，卡尔加里9 年级学生，14 岁。她的画风成熟细腻，富于诗意。她笔下的小猫天真顽皮、惹人爱怜，细致入微的描绘打动人心。



Jenny Wei, 卡尔加里 9 年级学生，
14 岁。拟人化的猫女士，幽默的笔
调表现出包厢里贵妇般的矜持表
情，令人忍俊不住。

表现主义作品 Expressionism works (Craig Neu)



Craig Neu, the fourth year student in U of A, major in Economics Management. Craig plays guitar and drum kit. He loves art and gym. 阿尔勃塔大学四年级学生，经济管理专业，是一名吉它手和架子鼓手，喜欢艺术和健身。

Expressionism was a modernist movement, initially in poetry and painting, originating in German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ts typical trait is to present the world solely from a subjective perspective, distorting it radically for emotional effect in order to evoke moods or ideas. Expressionist artists sought t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rather than physical reality.

Expressionism was developed as an avant-garde style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It remained popular during the Weimar Republic, particularly in Berlin. The style extended to a wide range of the arts, including expressionist architecture, painting, literature, theatre, dance, film and music. The term is sometimes suggestive of angst. In a general sense, painters such as Matthias Grünewald and El Greco are sometimes termed expressionist, though in practice the term is applied mainly to 20th-century works.

表现主义是 20 世纪初流行于法国、德国、奥地利、北欧和俄罗斯的文学和艺术流派。1901 年法国画家朱利安·奥古斯特·埃尔韦为表明自己绘画有别于印象派而首次使用此词，此后德国画家也在章法、技巧、线条、色彩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逐渐形成了派别。后来发展到音乐、电影、建筑、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

表现主义是艺术家通过作品着重表现内心的情感，而忽视对描写对象形式的摹写，因此往往表现为对现实扭曲和抽象化。这个做法尤其用来表达恐惧的情感，欢快的表现主义作品很少见。从这个定义上来说马蒂斯·格吕内瓦尔德与格雷考的作品也可以说是表现主义的，但是一般来说表现主义主要指 20 世纪的作品。



书法作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罗凯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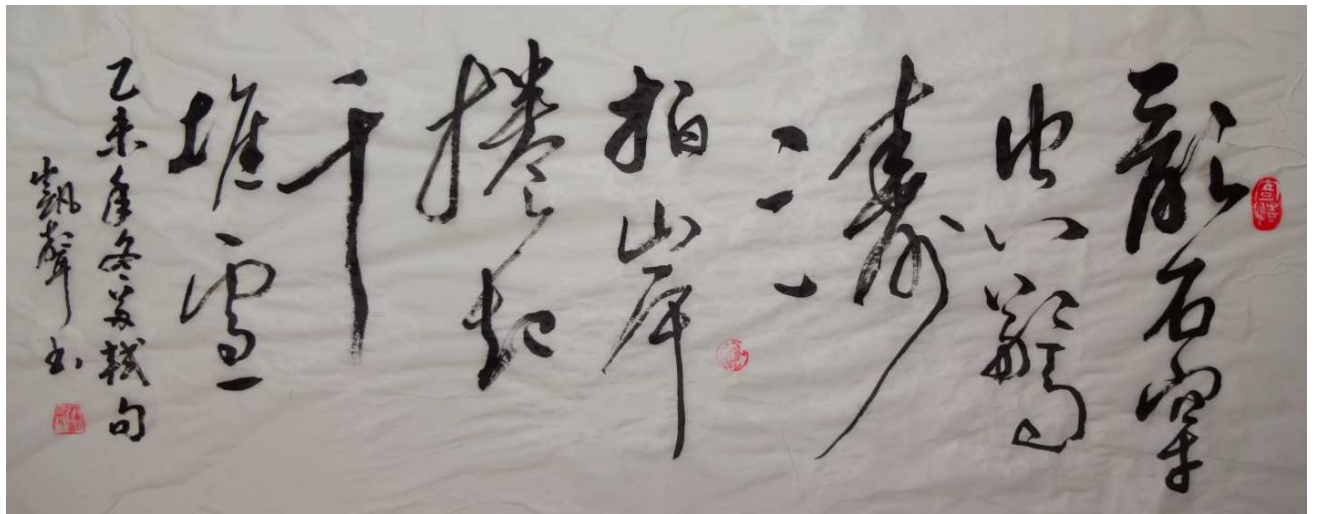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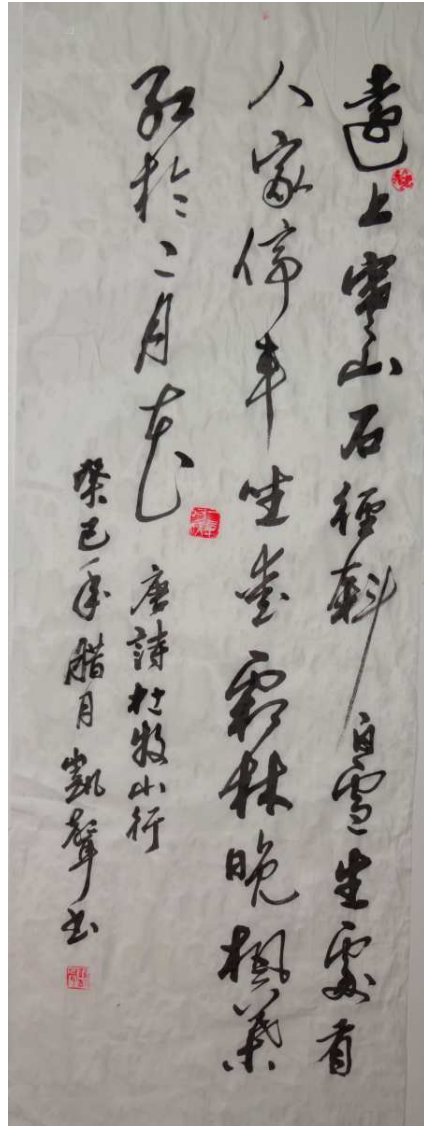
罗凯声，理学博士，2007年移居加拿大。14岁中学时即在导师指导下研习前人书理，临摹古帖书法之神韵，尤以“二王”书法为法帖。历三十载，笔耕不辍，足踏中国大江南北，博采众家之长。在京研修学位期间，获著名书法家启功、欧阳中石、林岫等名师指点，在传统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之艺术风格。真、草、隶、篆、行皆能，尤擅行草书，其笔法特点笔墨顿挫有度，行笔流畅，章法洗练，意境深远，给人以豪迈、激情、洒脱、雄健之感。

曾为省级书法协会会员，市级书法协会理事，作为西部五省书法家代表参加港台及新加坡书法家交流会，多次作为赛事评委，并受聘于当地文化中心为中老年书法爱好者授课。

以苏轼词《赤壁怀古》为题材的行草书作品2003年获“墨龙杯”全国诗、书、画大赛毛笔书法组金奖，被评委授予“优秀艺术家”称号。洛阳“牡丹节”全国书法大赛成人毛笔组一等奖，由于作品受到一致好评，被临时聘为评委。

行有余力，也有兴涉猎水墨丹青，音乐亦有旁爱。对学习及普及中国古典文化颇具热情。







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中文名子是王茜，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我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

1988年，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怀揣一个留学梦，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八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现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

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我们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经历。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The Wedding Ring

I dated my ex-husband for two years before marrying him. He was smart, handsome, handy, and good with money. What more could one

ask? Well, he had a bit of a temper but nobody is perfect, right? Besides, I was deeply in love, so I married him.

We Chinese don't have the custom of getting engaged, at least not twenty some years ago. We went straight to the aisle. Wait, before that, he bought me a \$249 wedding ring and I bought him a \$219 wedding ring at a local Consumer Distributing store, a good place for poor students. Wait, my husband-to-be was no longer a poor student. He was working for a well known local company as a system analyst by that time. I was still in graduate school. He was making infinitely more money than I did because when you divide any number by zero, the result is infinite, isn't it? Still, I was thrilled about the \$249 wedding ring. I had never had a wedding ring in my life until that moment.

A week after the wedding, we went to the local Superstore to pick up our wedding photos. Did I tell you that my Prince Charming was good with money? On the way to the Superstore, he informed me he had two coupons for developed photos. However, it was a "one coupon per family" deal. In order for us to use both coupons, we had to pretend that we didn't know each other.

"Okay," I said.

"But if they see your wedding ring, they will know that we are a couple. You need to take the ring off."

I didn't know where to hide my ring, so I moved it from my ring finger to my pinky. It was a bit loose but I didn't think too much of it. We pulled the scam off successfully. I used one coupon, he used the other.

When we got home, I found my ring was gone. When he realized what had happened, he yelled at me:

“If you’ve lost the ring, I will divorce you!”

I sat on our living room floor and started to cry.

“You are totally useless. Get up and look for it,” he ordered.

We searched everywhere: our pockets, our grocery bags, and our car. No ring was in sight.

“Let’s go back to the store,” he barked.

We jumped into the car and raced down the street. It was late in the evening. We ran into the store and dashed to the photo shop area and there, glistening under the counter, slightly off sight, was my precious wedding ring.

My marriage was saved for that day, and it was the day that I found what my worth was in the eyes of my beloved husband. Two hundred and forty-nine dollars.

Between Italy and Holland



As an immigrant living in Canada, I am often asked: “Do you like it here?” I usually say: “Yes I do.” But what if the question had been “Do you like your life here?” What would my answer be then?

It is like this: life is a journey. When you set off, you signed up for a fabulous trip to Italy where you would conquer the world. You had never considered going to Holland. Holland is for store clerks and housewives. But on your way to Italy, your plane crashed into the ocean and you have become a spirit. You can see all the strange, beautiful creatures around you: whales, dolphins, sea horses and sea dragons. But you can’t communicate with them. You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You can’t touch them or play with them, either. They don’t see you. You are just a spectator. Life passes by you and you’ll never be a part of it. You have never felt so helpless.

Now you wonder, had you made a wrong decision about flying to Italy? What if you only aimed for Holland? Your plane perhaps wouldn’t crash. At least you would land on solid ground. You would still enjoy windmills, tulips, and Rembrandts. But it’s too late now; you are neither in Italy nor in Holland.

To be a spirit is not entirely a bad thing, you tell yourself. At least you have plenty of freedom and can float to anywhere you want. The only thing is you can’t touch the shore. So you float close to Italy. You see people in the distance bustling around, enjoying the Coliseum, Michelangelo’s art, and gondolas in Venice. Then you see an old friend of yours. She did not even plan to go to Italy. How did she end up there? You wave to her and call out her name. But she can’t hear you. She is too busy enjoying her life in Italy. You are deflated and a little sad. You float away.

Next you decide to go to Holland to have a look. Again, you see people from a distance. They are enjoying the windmills, the tulips, and Rembrandts. Then you see another old friend of yours. She is a little older and a little heavier

now. But she looks happy and content. You remember years ago when you heard she landed in Holland, you felt sorry for her. She could have gone to Italy. You were determined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that she made. Now she seems living a quiet, peaceful life, a life much better than yours. Besides, she has a husband and four beautiful children. You can see the tenderness in her eyes when she is with her children. It makes your heart ache. Life in Holland isn't so bad after all.

You float away soundlessly and return to the ocean. At least there nobody can see you cry.

A Cherry Tree

I am a cherry tree,
stand in the field, alone, but not lonely.

When I blossom, I hang thousands of pinkish
little flowers.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boys and girls come to me,
men and women come to me.
They admire my fresh beauty, drink in my
fragrance,
They laugh and dance around me.
Young men even read love poems to me, and
sing to me.

To repay their kindness,
I shower them with my flower petals, thousands
of them.
When the last petal is gone, they all leave.

I am a cherry tree,
stand in the field, alone, and a little lonely.

Then, little by little, fruits start to grow.
By mid summer, I hang thousands of red
cherries.
Little children come to me,
boys and girls come to me,
men and women come to me.

They admire my matured beauty, brag about
me to their friends and neighbors,
to visitors and tourists.

They laugh and dance around me.
Men even read love poems to me, and sing to
me.

To repay their kindness,
I give them all of my fruits, thousands of them.
When the last fruit is gone, they all leave.

I am a cherry tree,
stand in the field, alone, and lonely.

Winter comes, I am cold, bare, and bitter.
I have no flower petals to shower, no fruits to
give.

Then, one day, I see you in the distance,
through winter fog.
You smile at me. I blink, not sure of your
existence.
You walk towards me, while holding me in your
steady gaze.
until you touch me, every so slightly,
until you caress my weathered soul, gently.
I blink, and tears falling down, like rain.

Your embrace me, with your strong arms,
I kiss you, with the tender tips of my branches,
my tears falling down, like rain,
and the tips of my branches turn green.

To repay your love,
I will shower you with thousands of my flower
petals,
this spring.
I will give you thousands of my red sweet juicy
cherries,
this summer.

And the spring after this spring,
the summer after this summer,
until many more springs and summers, autumns
and winters,
all become paragraphs,
of an ancient love story.

诗四首 听萧 (媪竹斋主人)



媪竹斋主人，少不更事时与诗为伴，在词藻韵律间感怀人生，年年暮暮朝朝。去国十余载，现旅居加拿大卡尔加里，在落基山下听风读雨焚雪品茗，赏花赏月赏秋香。有采他乡石之心无攻玉之意，淡泊不志明。贪念美食而不喜做饭，爱买碗。无主张，缺信仰，唯两大恨事：听傻子讲历史，听庸人评时政。

听萧

拾阶而上，
有箫声涌溢而来，
荒芜了稀疏星斗，
寂寞了庭院深秋。

回转到淡淡的灯下，

无缘由地翻开日记，
查找是哪一曲凄怆催落了你的泪，
催白了我的发。
叶落之后，
再次以秦楼明月
诠释今宵无寐不为诉说无从寄许的思念，
只因霜冷夜寒



古渡

你该记得码头本是当年的渡口，
望江楼的遗址建起候船厅，
千年漂去了千帆，
至今依然不是，
夕阳还是一首漂泊的诗，
无可放置。

落叶如碎玉的异乡街头，
姗姗滑过一曲《太阳雨》，

如果你看到一个笑得忘形的女孩子
突然伏案唏嘘……



轻喃

唇边轻喃你的名字，
如唤千岛之外的一叶孤帆，
坐在码头的石阶上静静地等你，

等你
等你
等你在那株叶如华盖的菩提树下，
共坐禅，
共笑因果，
共追前缘。

唇边呢吃你的名字，
如芬芳永驻齿间，
靠在古塔上痴痴地等你

等你
等你
等你共剪这望不断的秋水
理不散的云烟……

问菊

已不属泪眼问花的年龄
却仍想知道一
这么多年了
再见你时为什么依然是苍白凄艳掩住一世风流，
依然是秋凉花瘦。

菊无落花，
自有往事顺伞滴落，
雨飘满地，
风去无语。



印第安系列 没有永远的朋友(耕者)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被卡尔加里图书馆和渥太华加拿大国家图书馆收藏。目前和妻子EILEEN、儿子CRAIG以及一条拉布拉多犬ACE居住在卡尔加里。

塔斯卡诺那（TUSCARORA）人居住在今天的美国北卡罗来州，是一个天性温和的民族，一向与白人和平相处。有句俗语，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一些利欲熏心的商贩用严重兑水的酒蒙骗当地印第安人，也有奴隶贩子们拐卖印第安人的孩子和女人。有些居心不良的白人居民看印第安人憨厚老实，日常生活中也有意无意耍一些小手段沾他们的便宜。

1711年，一群瑞士探险者在一个恶棍的带领下，试图用火枪驱散一些塔斯卡诺那人以便占用他们的土地。忍无可忍的塔斯卡诺那人反击了这群乌合之众，从此便开始攻击所有他们见到的白人。正如白人认为所有的印第安人都野蛮无知一样，现在这些塔斯卡诺那人也把所有的白人都当成了流氓无赖。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常受欺负的弱者，一旦愤怒积攒到极点的时候爆发出来，那几乎是灾

难性和毁灭性的。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中，塔斯卡诺那人杀死了两百多个白人，其中包括八十多个孩子。那个恶棍头领本人被抓获，他哀求活命并保证永远不再侵犯印第安人的利益。于是这个恶棍被释放了。他立即反悔，随后带人捉住一个塔斯卡诺那部落酋长，将其用刀活活剐死。消息传出后，仇恨使更多的印第安部落加入了反抗白人的队伍。

1712年，饱受骚扰之苦的北卡罗来州白人居民向南卡罗来州殖民政府求助，上校约翰·巴恩威尔（JOHN BARNWELL）带来三十个英国民兵和五百名与其联盟的亚玛斯（YAMASEE）武士，向塔斯卡诺那人发动攻击。几个回合交锋下来，双方相持不下。巴恩威尔向塔斯卡诺那酋长韩卡克（HANCOCK）提出签定停战协议。可是，就在刚刚签完协议，上校巴恩威尔撤兵回去的路上，顺手牵羊洗劫了一个塔斯卡诺那人村庄。酋长韩卡克立刻宣布停战协议无效，继续攻击白人。

1713年，又有一个殖民地派出詹姆斯·斯姆瑞（JAMES SMOORE）上校带了一千多名印第安人盟军赶来助战。这些印第安协同军从白人那里领军饷，得到正规军事培训，配备了较为先进的火枪。

这一次，手持弓箭长矛的塔斯卡诺那人被打垮了，四百多名塔斯卡诺那俘虏被以每人十英镑的价格卖到欧洲作奴隶，所得费用用于补偿这次战争中的开销。大量塔斯卡诺那族人幸存者逃亡北方，进入伊若阔伊斯（IROQUOIS）联盟地盘，伊若阔伊斯人收留了他们。十年后，伊若阔伊斯联盟正式承认他们为联盟中第六个民族。

塔斯卡诺那人实际上是败在了自己人手里，只不过这些“自己人”由白人指挥着。这使我不禁想起，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由中国人自己组成的数目庞大的皇协军，给日本人提供的帮助也是巨大的。

但是，同样有外力参与内斗，印第安人似乎与我们中国人有些不同。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一直被动地为白人利用。而我们中国人认为可以运用计谋和智慧利用强势的外族人整垮自己的对手。他们认为自己比外族入侵者更技高一筹。

当年那些皇协军彼此之间不团结，总是想利用日本“皇军”给自己的冤家对头以掣肘。即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各怀鬼胎的双方军队也会搞这种小动作，试图让日本人消灭对方。而日本人实际上早就看穿了中国人玩的这套把戏。于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电影里看到的那些蠢头猪脑的日本鬼子们，把我们精明的中国人玩得差点成了亡国奴。



为世界奉献了古老圣经的犹太人曾与我们中国人极为相似。很多人只知道伟大的犹太人先知耶稣是被罗马士兵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却不知道他其实是被犹太人自己害死的。耶稣名声渐起后，他的心怀妒嫉的同胞们先是散布谣言说他暗地里传播反抗罗马人统治的言论，当时罗马人是犹太民族的统治者。耶稣被抓后，罗马当局调查后不认为他有罪，欲将其释放。这立即遭到很多犹太人尤其犹太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恳求罗马人处死他，否则会引起社会暴乱。

耶稣当时一介贫寒布衣，罗马统治者面对如此呼声，自然掂得出孰轻孰重，所以耶稣必须死，有罪无罪这时候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这些鼠目寸光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借罗马主人之手害死了一个什么样的同胞，那是人类千年不遇的一个旷世奇才！



二战时，散沙一盘的犹太民族几乎濒临了灭绝之灾，他们终于醒悟过来。族内皆兄弟，愈是飘零如浮萍，愈是必须团结帮衬，一致对外，绝不能暗递拳脚，互相拆台。二战后以色列建国，小小一个国家，处在中东彪悍的外族虎视眈眈之下，背靠大海，面对强敌，退无退路，进无进路。然而发展到今天，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成为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极具威慑力，周围那些伊斯兰国家，尽管恨之入骨，但不敢轻易动它。

犹太人若早能如此，以他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人类历史或许是另一番模样，也许今天在世界舞台上指手划脚的不是美国人而是犹太人。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人，若能摒弃耍小聪明、窝里斗的恶习，代以豁达心胸，晓以集体大利，以我们这个民族的智慧，也断然不是今天的局面。

说到借外人整自己人，我有一个亲历的故事。多年前我在一个海洋平台上作中美联管会技术代表，甲方管理是美国公司，乙方施工平

台是国内单位。平台经理有一副手与其不合，但副手有后台，经理对他无可奈何。平台二十四小时作业，副手值夜班。

一天夜里，这位经理突然来到值班室，摆出一副要亲自值班的架势，但不明说。副手平日里与他就无话，遂扭头回房睡觉。几个小时后，有人引着美方监督敲开了这位副手的房间……

第二天这位副手被美方监督书面勒令立即离开平台。意识到中招的副手回到基地后，马上动用其后台力量经联管会同美方交涉，要求恢复原职。美方总经理回复说，中方值班人员工作期间睡觉，我们一直有所耳闻。这一次，是中方主动检举，证据确凿，无论如何不可原谅，请不要再辩解。言下很有不屑之意。同胞相斗，借西人之手除之以泄私愤，令人心里难过。

1715 年，两年前帮助英国人打败塔斯卡诺族人的亚玛斯人开始起来反抗英国人。亚玛斯武士跟着英国军队东征西杀，他们的族人却依然摆脱不了英国统治者的虐待、盘剥、侮辱和欺诈。英国人强征劳力，并且常常用酒诱使嗜酒如命的印第安人欠下巨额借款，然后迫使他们卖儿卖女甚至卖妻为奴来抵偿。亚玛斯人渐渐意识到他们象傻瓜一样被这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白人玩弄和利用。

1715 年 4 月 15 日，亚玛斯大酋长联合邻近一些部落发起了对周围白人定居点的袭击，一百多名白人被杀，大量白人赶出了印第安人土地。这次暴动持续了整个夏天和秋天，象以往任何一次印第安人的反抗，最后的结局是失败。英国人联合了当时北美最大的印第安人联盟切诺基（CHEROKEE），一起镇压了这场暴动，参与起事的亚玛斯人部落几乎

遭到种族灭绝。一些部落的武士逃到佛罗里达州法国人的地盘上。



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四十年后，帮助白人灭绝了亚玛斯族的切诺基人也起来反抗英国人了。

英法北美战争期间，切诺基人派出大量武士支持英国人对法作战，前提条件是英国人承诺提供切诺基人的生活保障以及保护他们不受敌对部落侵扰。战争初期，英国人很好地兑现了这些诺言，但随着英军节节胜利，切诺基人的武装力量在整个战争中也慢慢地不太重要了，于是英国人开始对他们的承诺变得有些心不在焉，这引起切诺基人最初的不满。

英法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切诺基武士帮助英国人在今天的西弗吉尼亚州攻克了最后一个法国人据点，准备集结返回家乡。一天，一群切诺基武士在野地里捉住了一些野马，但当地白人居民声称这些野马属于他们，双方争执不下，爆发冲突。白人杀死十二个切诺基武士，抢走了马匹。可恶的是，他们模仿一些印第安部落的习俗，割下这十二个武士的头皮，然后对外界说这是法国人一方的印第安人。

暴怒的切诺基武士立即回击，杀死二十个白人，声称他们是独立的民族，不受英国人法律管辖。随后开拔队伍，回到家乡。



1759 年，切诺基联盟最高领袖、主管战争事务的大酋长欧阔诺斯陀塔（OCONOSTOTA）带领三十二个联盟部落的酋长来到南卡罗来州首府与英国人议事。总督威廉姆·利特利唐（WILLIAM LYTTLETON）要求欧阔诺斯陀塔交出杀害二十名英国人的切诺基武士由他们审判。欧阔诺斯陀塔一口回绝，告诉英国人这绝不可能。英国人把酋长们全部关进了监狱。切诺基族主管和平事务的大酋长阿塔库拉库拉（ATTAKULLAKULLA）用重金赎回了欧阔诺斯陀塔和部分酋长，但最终没有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件事一直拖下来。

1760 年，又一次与英国人谈判时，当欧阔诺斯陀塔大酋长要求释放其余酋长的要求被拒绝后，他暴怒起来，拔枪当场射杀了英军一个出言不逊的少尉，然后率领部下冲出英国军队营地。作为报复，英国人随后绞死了关在监狱里的所有切诺基部落酋长。矛盾激化，切诺基向英国人宣战。

当时英法战争尚未彻底结束，英国人匆匆从前线调回一千五百名苏格兰士兵，来势汹汹，一路上捣毁了很多切诺基人的村庄。切诺基武士奋力反击，击溃了这些苏格兰人。

1761 年，英国皇家军队从停火的前线撤下来，联盟了更多的印第安人对切诺基作战，他们采取破坏性战术，焚毁切诺基人的房屋和庄稼，实行“焦土”战略。欧阔诺斯陀塔大酋长带领他的武士们顽强抵抗。

几年之后，战争的疲惫和粮食饥荒迫使切诺基人不得不坐下来与英国人重新谈判。倔强的欧阔诺斯陀塔酋长拒绝与英国人见面。主管和平的大酋长阿塔库拉库拉与英国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大片土地，并规定白人居住区不允许印第安人随便出入。

我们似乎很熟悉这样的事。一个世纪后，在中国土地上，这些故事重复上演。肆虐的主角依然是西方人，不过，被利用和被凌辱的对象换成了中国人。没有开化的土著印第安人和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人，因了散沙和短视的民族性，异曲同归地落得了同样的遭遇。

印第安人永远丧失了他们的家园。中国人没有，我们还有机会强大起来。我希望那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心理到肉体都真正强大的民族。



Novel Series Horse 03 (Steven Neu)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This book was collected by the Calgary Public Library and the Library & Archives Canada in Ottaw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Neu, son Craig Neu, and dog Ace Neu.



Prologue

Mah is my friend. In Chinese, his family name Mah means a horse.

He was an engineer, but he lost his job. He had a girlfriend he loved very much, and he lost her. He even lost his freedom.

I believe Mah is an untamed wild horse that comes from Mother Nature. Mah might lose everything in his life but his spirit is something that can never be taken from him.

I am writing this book for him.

Chapter 4

I got a telegram from my mom. She was coming to visit me. She said she wanted to see how my new life and work were going with the new company. How was my new life? Goddamn it-I was a slave to the drink now. What would she think of my depressing situation? I immediately sent her a telegram and advised her not to come. My mom is a stubborn lady. Once she made a decision, there was nothing left to negotiate. I got her reply quickly.

I am on my way.

Mah happened to know my mom was coming. He appeared so happy it was as if his mom was coming, not mine. He jumped in front of me and dragged me by the arm, “Let’s go welcome your mom, man! Wait a minute! Where is your dad? How come he isn’t coming?”

“My dad died just before my graduation,” I said. “I would not be here if he was still alive. He was a manager for a government company. I could easily have stayed in the city if he used his network. Damn it!”

Silent for a little while, Mah said, “People don’t feel happy when they are in happiness.”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 asked.

“At least you grew up with your parents. And now, you still have a mother who cares about you. For me, you are in heaven. Let’s go meet your mom! It’s late.”

I was a little bit surprised. “Wait a minut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don’t have parents? You’re an orphan? Don’t tell me you were born from a stone, like the Monkey King in the fairy tale,” I said.



Mah smiled at me, bitterly. “Of course I’m not born from a stone,” he said. “But I think being born from a stone is better, so you don’t have anything to miss, to think about, to care for. Well! This is a long story. Let’s welcome your mom first.”

My mom brought me tons of delicious food. Mah and I toured her around the camp. She cried after looking around. I knew why.

“You see! I told you not to come,” I said and hugged her.

My mom left the second day. “I am not going to allow my son to stay in such a horrible place,” she said to me, firmly.

“Okay! Mom, then do your best!” I joked to her. She w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if she could. I knew it. I didn’t take her seriously.

I shared the food my mom brought with Mah when we drank together. Mah told me about his past life. I never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Mah had such a miserable past.

There were three scenarios about Mah’s parents. They were told by Mah’s grandma when he was a child.

Scenario 1. Mah’s mom had a secret lover, who was a Buddhist monk. She got pregnant. The monk was so scared he ran away. Mah’s mom was a stubborn woman. She had no fear and gave birth to the child. This child was Mah. After Mah was born, the monk snuck back and took Mah’s mom away. They disappeared together forever, leaving Mah an orphan to be raised by his Grandmother.

Scenario 2. Mah’s mom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in the village. She got pregnant before the wedding. The young man felt ashamed and ran away. Mah’s mom was a stubborn woman. She had no fear and gave

birth to the child. This child was Mah. After Mah was born, she was seduced by a Buddhist monk and left the village with him, and never came back, leaving Mah with his Grandmother.

Scenario 3. Mah's mom fell in love with a young man in the village. She got pregnant before the wedding. The young man felt ashamed and ran away. Mah's mom was a stubborn woman. She had no fear and gave birth to the child. This child was Mah. Later, the young man became a Buddhist monk. He snuck back and took Mah's mom away. They were gone, and never came back. Mah was raised by his Grandmother.

Mah's Grandma had become too old to tell these stories clearly. She was hunchbacked and muttered a lot. Until now, Mah was not sure which scenario or which part of the scenario was true.



“However, I believe one thing is for sure. My mom did have an affair with a Buddhist

monk,” Mah said. He showed me a chain of Buddhist beads. These beads were as hard as steel. They looked ancient robed in dark red and would shine with a mystic luster. It seemed that Mah's fate was hidden in it.

“I have worn them since I was a baby,” Mah said. “As for my dad, it doesn't matter that he got my mom pregnant before or after he was a monk. He chose my mom, and I came to be.”

When Mah was six years old, a horrible famine came. Villagers starved and died on the ground like ants. The famine got worse and worse. There was a scary rumour that spread quickly through the villages, which said people were exchanging their children with each other and cannibalizing them. Mah and his Grandma fled from the village. They were begging for food everywhere. When starvation pushed people to the edge, they ate a kind of dirt as food. The dirt was called Kaolin or Bentonite. It was ground to the consistency of flour. The dirt easily absorbed water and quickly swelled and became a paste. Hungry people searched for it like crazy.

“I remember one day I sat under a big tree. It was very hot, as if fire burned everywhere. The bark on the tree had been stripped and eaten by people. The naked, white trunk looked strange. Grandma

brought me a bowl of dirt. She twisted some dirt with her fingers into little dirt balls. I ate one and then firmly refused to eat anymore. The dirt was slippery in my mouth. It tasted bitter and astringent,” Mah said.

Sitting under the tree, Mah’s Grandma was eating the dirt. She ate a lot. She was so full she could not move. She carefully dumped the remaining dirt into a cloth bag and slid it into her blouse. Leaning on the tree trunk, she closed her eyes. She was breathing heavily. Her dry-bark-like face turned from light yellow to grey.

“Grandson, I’m so thirsty. Fetch me some water,” Grandma moaned.

Mah was focusing on catching ants on the ground. He was a little bit upset by Grandma’s request. Raising his head, Mah complained loudly, “This crap is gross. Why did you eat so much? Wait for me to finish what I am doing.”

Grandma waited patiently for a while. Mah continued to catch ants and totally forgot her request.

“Grandson, I’m so thirsty. Fetch me some water,” Grandma moaned again.

Mah felt sorry. He took a big bowl, quickly ran to the river, came back and handed the water to grandma.

“You are a nice boy,” she said, gently patting Mah’s head. These were the last words Mah heard from his grandma.

Grandma gulped the water. Suddenly, Mah heard a “Pa” sound. He turned around and saw that grandma had dropped her head and was sleeping soundly.

There were pieces of bowl on the ground near grandma. They reflected the sunshine, as if they were smiling.



Mah continued to play with the ants. He became bored. He killed all the ants he caught, stood up, and looked for new stuff to play with. He saw the cloth bag with the dirt in it on the grandma’s chest. Mischievously, he stole the bag and dumped the dirt on the ground. Then he pissed on the dirt, and made a small chunk of dough head...

Mah was finally tired. He lay down beside Grandma, and fell sleep.

There were so many dead villagers, corpses were abandoned everywhere. Contagious diseases broke out as the corpses

rotted. The government urgently hired lots of workers to collect and bury the bodies. Workers found Mah and Grandma lying under the tree. They came in and grabbed Grandma's shoulder and leg, throwing her on the flatbed tricycle. A worker lifted Mah by the collar and was going to throw him on the tricycle, too.

"Why did you wake me up?" Mah shouted suddenly.

The worker was scared to death, and dropped Mah on the ground, and then he fell backwards.

"It's a ghost! Help!" He cried out.

Mah was dreaming a perfect dream. Grandma was steaming a pot of white, soft dough heads in the kitchen. Mah was waiting, excited and drooling. Just at the happiest moment when grandma was opening the lid of steamer, the worker woke Mah up. Mah lost the opportunity to eat his delicious food.

The workers took Mah back to his village. The village committee adopted him as an orphan. He took turns eating with different families in the village and wore the clothes people donated to him. Children easily bullied a child without parents. They surrounded Mah and pushed and laughed at him. He always fought back and of course

was beaten up more. Mah lay down on the dirt, crying and crying.

Mah started to look for his mom when he got into junior high. After each semester was done, he would go to lots of temples searching for her. He didn't know that Buddhist monks weren't allowed to be married so it was impossible for a woman to live at a temple. Actually, Mah believed a monk's job was to abduct women, make love to them, and have children. This was how Mah came into the world.

With no parents, Mah was as free as a bird. He could go anywhere he wanted to go. This was real freedom. I wished that I had no parents, so I could run wildly anywhere, anytime. However, the truth was, when I did this, my dad would catch me and drag me back home. When he shut the door, he'd beat me half to death. I envied Mah's freedom.

Even though Mah depended on others charity, he grew up extremely strong. His body was as solid as a piece of steel. He was as agile as a monkey.

In the seismic field, roughnecks often fought. Broken limbs or cuts to the face were not unusual. Mah was the only undergraduate who dared to fight with the workers. While fighting, he never entangled

with them. He always attacked his opponent's vital parts, or crucial points, using his knee or elbow, to knock them down within the shortest time.

One day, we were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field. A foreman accidentally said to Mah, "Fuck your mom! This job shouldn't have been done like this. You should..."

Among roughnecks, *Fuck your mom* meant nothing, just like *Shit* or *Damn it* or even *Hey*, or *Hello*. Nobody had ever fucked anybody's mom by saying this. However, after heard this, Mah jumped up from a crouched position and hit the foreman in the jaw with his elbow. The foreman's jaw was immediately dislocated. He fell to the ground and passed out. Mah then carried him on his shoulders to the company's first aid clinic.

A nurse glimpsed at the foreman's jaw, and said, "Not a big deal. This will be very easy to reset."

She grabbed his jaw with her hands and twisted it back and forth, the way she was doing it as if she was driving a tractor. The foreman woke up from the sharp pain. He cried out and cursed again, "Fuck your mom!"

The girl slapped his face, and ran away. The foreman's jaw looked even more dislocated.

After then, the foreman showed great respect to Mah. He never used foul language in front of him again. Workers joked that the foreman should thank Mah. Mah quickly changed him from a barbarian to a civilized person, totally free from the crutch of vulgarity.

"To achieve this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you have to go to school, study hard, and pass all the exams if you are smart enough, then you get a diploma or certificate whatever a piece of paper... Anyway, it would take you several years and lots of money," a worker joked to the foreman.

"Fuck your mom!" the foreman shouted.

I asked Mah who taught him martial arts. Mah said he had been looking for his mom for many years. While searching the temples, he met a lot of monks. Some monks knew Gongfu and he learned the craft from them.



From my observation, Mah also trained himself. He was very disciplined. He bought a lot of books and studied the different fighting techniques. Mah had a boxing sand bag. It looked very old. Obviously Mah had carried the bag with him for many years. There were hundreds of patches on it. One day, I got drunk and became curious to know exactly how many patches were on the bag. I was walking around, counting them, but finally felt nauseous, so I gave up.



Movie star Bruce Lee was Mah's hero. Mah admired him like a God. Mah told me Bruce Lee was the number one Chinese fighter. Bruce Lee always attacked enemies using explosive force, which was quick and intense. Mah was crazy to collect anything about his hero. There were a lot of Bruce Lee posters hanging on the walls of his trailer.

"Look at his eyes when he fights. From his eyes, you will see nobody can defeat him! Nobody! He is the king of kings in Chinese Gongfu," Mah said.

One day, Mah stormed into my room. "Guess what? Guess what I found out?" he shouted.

"What?" I asked.

"An article I just read says Bruce Lee didn't know who his mom was, either. Isn't that amazing?" He said, so excited.

I almost burst out laughing, but I held it back, and asked, "Is that right? Was his dad a Buddhist monk, too?"

Scratching his head, Mah said, "Actually, no. He was a traditional opera singer. He became popular later in his career and started to have affairs with many wo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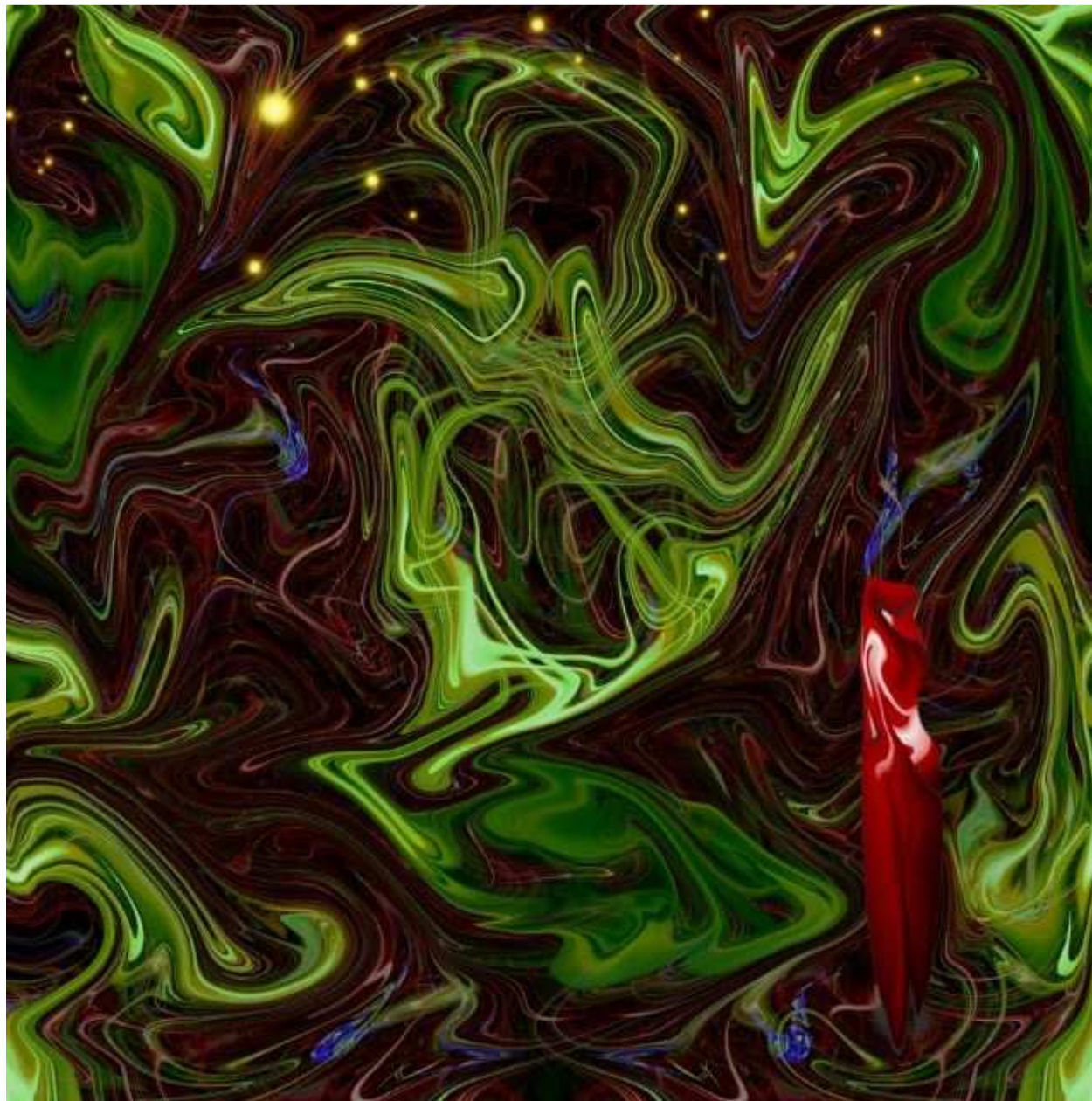
"See! A good fighter is always from a family with this or that kind of problem," I said.

"It is true though. Peace from peace and war from war," Mah said.

(To be continued...)

石油板块

Petroleum supports the life and art.



加拿大野外钻井作业摄影（耕者）





阿尔勃塔省能源部长和和财政部长给 C N R L 一位石油工程师的回信



*Office of the Minister
MLA, Duuwegan-Central Peace-Norley*

September 30, 2015

AR23661

Dear Mr.

Thank you for your August 29, 2015, email regarding Alberta's royalty review and energy development in our province.

Our government i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what matters most to Albertans. We are an energy rich and innovative country and the Government of Alberta understands that a strong oil and gas industry makes for a strong Alberta. For this reason, we want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and viability of industry in our province.

We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resources seriously, and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the energy sector plays in Alberta and Canada's economy—the jobs it provides and the wealth it generates. Accessing new markets is a key part of this, as well as ensuring we are receiving the maximum value for our resources.

New technologies and alternative fuels open opportunities across Alberta's broad energy portfolio. Additionally, improved market access for Alberta's energy products is vital to ensuring that Alberta and Canada receives something closer to world market prices for its products, rather than the discounted price that we currently sell our products for in the U.S. market.

The Government of Alberta is committed to working collaboratively with industry, government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o improve energy development in our province. Along with this commitment is a promise from the Government of Alberta to establish itself as a real leader in Canada when it comes to issues such as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Through building a more credible reputation with regards to thes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we believe we can build bette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jurisdictions, and show we really mean it when we say, we want to get our energy products to other markets safely and responsib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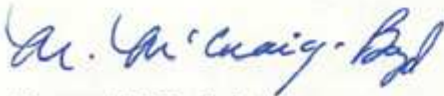
Regarding the royalty review, understanding how Alberta's royalties can best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all Albertans an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do it right. This means that it is critical to achieve a common base of understanding, and to assess whether the royalty framework is designed so that it will serve Albertans' interests now and in the future. I appreciate your interest in the royalty review process and your enthusiasm for offering suggestions to make improvements for the benefit of Albertans.

The Government of Alberta has appointed an advisory panel chaired by President and CEO of ATB Financial, Mr. Dave Mowat. I have full confidence in him and his fellow panelists and have forwarded your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to the panel for consideration as part of the process.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royalty review and the panel can be found at www.letstalkroyalties.ca, including information about how you can get involved. I encourage you to continue to share your perspective with the advisory panel throughout the royalty review process.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thoughts.

Sincerely,



Margaret McCuaig-Boyd
Minister



McCuaig-Boyd in May 2015



ALBERTA
TREASURY BOARD AND FINANCE
Office of the Minister
President of the Treasury Board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MLA, Calgary-Fort

42591

SEP 15 2015

Dear Mr.

Thank you for your August 13, 2015 email regarding the increase of corporate taxes and Alberta's fiscal situation. I have consulted my colleague, the Honourable Irfan Sabir Minister of Human Services, and as President of Treasury Board and Minister of Finance, I am pleased to respond.

The province is facing a revenue shortfall due to the global drop in oil prices. Given this, our government has taken measures to bring fiscal stability to our province by asking the top seven per cent of high-income earners and profitable corporations to contribute a little more. The progressive income taxes reintroduced in Alberta are for those earning more than \$125,000 a year.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93 per cent of Alberta tax payers will not be impacted by this change. Only the top income earners will be asked to pay a little more. This stable funding will enable us to invest in the services Alberta families count on. The government is also looking at ways to diversify our economy by supporting innovation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our skilled workforce so we are not prone to boom-bust cycles.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a knowledgeable, skilled workforce now and in the future, Alberta Human Services works with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raining providers, business, industry and employer/employee associations to develop strategies to support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ies. The Government of Alberta is working to ensure Albertans have access to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opportunities so they are all well positioned to fill skill requirements of occupations in Alberta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Ensuring the employment of Albertans is a top priority of our government.

Albertans can access career, employment and labour market information in several ways; in person at Alberta Works Centres (visit the link below for centre locations) <http://www.humanservices.alberta.ca/services-near-you/2433.html>, by telephone at 780-422-4266 in Edmonton or toll-free at 1-800-661-3753, and online at the Alberta Learning Information Service (ALIS) website at www.alis.alberta.ca.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write.

Sincerely,



Joe Ceci
President of Treasury Board
Minister of Finance

cc: Honorable Irfan Sabir
Minister of Human Services



Ceci in May 2015

加拿大石油专业院校简介(中加石油)



阿尔伯塔大学

- 院系：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
- 学位项目：工商管理硕士（专攻自然资源，能源环境方向。）

此项目主要培养与能源行业相关的行业分析专业人才，在让学生基于对能源行业贯穿于勘探，开发期间的各个环节的了解，从运输、物流、营销、市场管理方面学习相关的分析知识。帮助学生解决和分析当下业界领袖和政策制定者相关的关键战略性问题。通过这些，建立能源行业和环境问题等问题的联系，加深对于二者关系的客观分析解决核决策。

年学费: **\$8,406**

平均就业年薪: **\$72,177**

其他可选专业

- 石油地质学硕士（Master of Science in Integrated Petroleum Geoscience）
- 石油工程学学士 / 硕士（Bachelor and Master of Science in Petroleum Engineering）
- 能源策略和金融教育学位认证（Executive Education Certificate in Energy Strategy and Finance）



卡尔加里大学

- 院系：Haskayne 商学院
- 学位项目：商学学士学位（主攻石油土地管理。）

此专业在全世界范围内有 9 所大学开设，加拿大只有卡尔加里大学有此专业。在第四年的专业课中，包含站专注于合同法规，油气勘探策略和分析，石油土地管理案例，能源规定管理等实用课程。均由业界经验丰富的专家在晚上授课。而且美国专业地权师协会和加拿大石油地权师协会提供丰富的奖学金机会。

年学费: **\$6,818**

毕业平均年薪: **\$60,000**

其他可选专业:

- 工学学士，能源和环境方向。（Bachelor of Engineering, Energy and Environment Specialization）
- 理学学士，石油地质学。（Bachelor of Science in Petroleum Geology）
- 工商管理硕士，全球能源管理和可持续发展。（MBA in Global Energy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北阿尔伯塔工程技术学院

- 学位项目：石油工程与技术

石油工程技术是一个让毕业生在石油上游工业就业的两年的文凭课程。不断扩大的油砂开发规模为此专业毕业生提供的巨大的就业机会。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开始通常为常规和非常规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勘探生产技术人员。典型雇主为石油天然气公司，油服公司，和相关监管职能机构。

年学费: **\$4,334**

毕业生平均年薪: **\$50,000**

其他选择包括:

- 非传统能源技术 (Alternative Energy Technology Diploma)
- 重型设备技术 (Industrial Heavy Equipment Technology Diploma)
- 地质技术 (Geological Technology Diploma)



南阿尔伯塔工程技术学院

- 院系：Mac Phal 能源学院
- 学位项目：能源资产管理

能源资产管理 (EAM) 文凭课程旨在为毕业生提供对于石油天然气行业有关公司政策规则，财务和合同权利必要的分析，纪录和管理监管，财务和合同权利的知识。学生学习内容主要包括对于合资企业，地表和地下矿藏管理，以及资产管理，运营和生产核算，等综合管理手段。这个为期两年的专业为入门级 EAM 位置提供毕业生，现在此专业提供远程教育。

年学费: **\$5,033**

毕业生平均年收入: **\$52,592**

其他选择包括:

- 学士学位，应用石油工程技术 (Bachelor of Applied Technology Petroleum Engineering Degree)
- 动力系统工程技术 (Powe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Diploma)
- 油气生产会计认证 (Oil and Gas Production Accounting Certificate)



红鹿学院

- 学位项目：钻井技术
- 此专业的学生主要学习钻井设备，变速箱和供热系统等专业设备的操作和维护知识。学校里配套的现场钻井设备教具，使得学生可以更好的实践安全培训，包括高空防坠落和急救程序。通过现场真实的模拟，使得学生对现场设备有了充分的了解，学习安全工作的注意事项。此外学生有机会参与实践为更好的开展职业生涯做经验积累。学生主要称为钻井平台的司钻，机械工，和井架工，这些都是收入可观的职业。



里贾纳大学

- 学位项目：石油系统工程
- 里贾纳大学与国家石油技术研究中心有紧密的合作关系，因此学生有的便利条件在石油技术研究中心接触关于采收技术，持续开发等方面的课题。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储量评估，钻井设计，储层评估优化，油藏数模和可

视化等新技术，用以提高采收率，进行现代油藏管理。



西安大略大学

- 学位项目：理学学士，地球科学方向。
- 西安大略大学坐落于安大略省伦敦市，该校地球科学院开设有 4 门石油地质学方面的学士和硕士课程。该课程的学分适用于所有学位课程。尤其适合那些准备准备申请加拿大地质学家专业资格的人，这几门课程正好是申请时学术需要的。授课的人员都是有 20 年以上从业经验的专家，通过运用行业常用软件对时下案例进行研究分析。



纽芬兰纪念大学

- 学院：可持续能源管理
- 学位项目：可持续能源管理
- 此专业主要培养自综合自然资源开发的科学知识和必要政策制定和管理的人才。培养学生权衡环境与社会公德和能源开采利益之间的能力。

亲历柴达木石油会战(姚治晓)



**作者简介：姚治晓，中石油
华北油田文联主席。**

迄今为止，柴达木油田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条件最差的油田。它处在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山环抱之中，平均海拔高度在 3000 米左右，盆地内年降雨量不足 200 毫米，油田所在的冷湖地区年降雨量只有 12.9 毫米，基本不见雨雪。而柴达木的年蒸发量却是 2000—3000 毫米，最高可达 3700 毫米，是世界上蒸发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末，在中国石油史上有过一个惊人的设想——建设“十来个大庆”，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同行们的思索。提出这一设想的思路和依据是：把全国含油气盆地划成 12 个勘探开发区，即，东北、华北、中原、四川、东海、南海、湖南湖北、新疆、滇黔桂、甘青藏、鄂尔多斯、苏浙皖，然后再按区域分别制定勘探开发规划及发展规模，要求 20 年后各建成一个“大庆”——一年产原油 5000 万吨（大庆当时的年产量），总产量达到 6 亿吨。

至于提出建设“十来个大庆”的背景及建设中的周折与始末，学术界、政论界、石油界各有评说记录在案，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在此期间，我本人参加了这 12 个探区之一——甘青藏（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的石油勘探开发，其中的酸甜苦辣，如今回忆起来，依然感慨万端。

—

1978 年深秋，平原地域还是不热不冷的金秋季节，然而祁连山麓的玉门矿区已是寒风飕飕。自 8 月份石油部工作会议以后，这里就风传着甘青藏地区要进行石油会战的消息。现在，这一传言终于要成为事实了。玉门油田的主要领导带领有关人员柴达木盆地进行了考察，并与青海油田领导洽谈了参战事宜。

11 月 17 日，来自甘肃、青海、西藏等省区主管石油工业的厅局级领导，和来自胜利、青海、玉门三个油田的负责人，在玉门石油管理局宾馆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这个会是在石油部主管甘青藏会战的领导同志主持下召开的，会上讲了石油工业的形势和任务，强调了建设十来个大庆的重大意义，同时，宣布成立了“中国石油工业部甘青藏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

会议确定：指挥部机关设在青海石油管理局机关所在地——冷湖镇，主要领导由石油部派遣，副职和机关工作人员由各参战单位抽调。会议还确定指挥部下设三个分部，分别由参战的青海、胜利、玉门三个油田组建。其设备、人员、生活、后勤供应由各油田自理，玉门被定为第三分部，办公地址设在老茫崖。会上宣布了指挥部班子成员名单。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玉门局推荐为会战指挥部成员，听到我的名字后，我脑海轰然一震，顿时周身发热，内心惊恐。

我努力地保持平静。我知道参战就意味着工作调动，对玉门油田的人来说谁愿意举家西迁呢？在当时上柴达木就好像发配边关，人们都有一种惧怕的心理。因为柴达木的高度，柴达木的干燥，柴达木的荒凉，柴达木的艰苦那是无人不晓的，看来命运将驱使我要在这个不毛之地安家落户。

在无可奈何的内心恐惧之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找石油和打仗一样，打仗是军人的天职铸造成的本能，也是军人的使命。作为石油工作者，找油就是他的天职，他的使命，能因苦不上吗？作为执行自己的使命，上柴达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我在给自己做着思想政治工作……突然旁边有人碰了我一下，说：“叫你哪！”这时，我才听到主持人叫我和大家互相认识一下，我便站起来点头示意，并自报姓名，一位领导听我报名后风趣地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你是‘要知晓’。”他的话引起了一片善意的笑声，同时也解脱了我的尴尬。至于主持人前面讲话的内容我是后来在文件上看到的。因为我走神了。这次会议后来被甘青藏会战的人称为“玉门会议”。

二

石油系统的领导干部习惯用军事术语，如“会战”、“突击”、“打硬仗”、“集中优势兵力”等，这和石油部门的领导者多数来自军队有关（1980年以前的石油部领导和各局主要领导大多数是军人出身），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石油队伍素有半军事化之称。

玉门会议之后，局领导和我谈话说：“这次会战是场大仗，条件差，难度大，经研究你担任玉门分部党委副书记兼副指挥，你要做好打恶战的思想准备。”我说：“知道了。”他又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

保障大部队顺利搬迁，你先带一些人去做前期准备工作，任务是：踏勘路线，勘察定点，落实玉门至老茫崖沿途食宿站和分部机关的住地设置等事宜。”接受任务后，我便与局机关有关业务部门联系借调了15名同志，月末踏上了去柴达木盆地的征途。

首站敦煌

从玉门油田出发，汽车在戈壁滩上向西北方向行驶了300多公里就到了敦煌。晚秋的敦煌秋高气爽，玉米、棉花、绿林、果园把原野和城区装扮成一片葱郁，一进入敦煌使人感到好像到了800里秦川的关中平原，田地里的谷物、村庄里的院落都和关中相似，与玉门附近的村庄截然不同。

据说盛唐时期，这里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的都市，好似如今的上海，所以，留有长安（关中）的痕迹。其实这里是河西走廊的西端，属于早穿皮袄午穿纱的戈壁滩气候。但它靠党河水域，海拔仅1500米左右，气候比较湿润。我们这些从祁连山下来的人，外穿皮大衣内穿棉衣，棉衣内还穿毛衣，到了这里咋看都不顺眼，显得有些怪异。望着街上行人的秋装，特别是看到穿着短袖衣裳的女性，更感到自己与车外的环境不协调，于是，有人感叹：怪不得诗人把这里描绘成“沙滩上的牡丹”。

我们同行的同志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敦煌，也知道这里有闻名世界的莫高窟、月牙泉、鸣沙山等自然人文景观。可是无一人提出要参观。我们的车越过莫高窟，穿过敦煌城直向城北的七里镇（敦煌留守处即长庆油田农场场部）驶去。

七里镇是当年赫赫有名的石油部运输公司的大本营，后来运输公司迁往新疆，这里便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三年生活困难时期，长庆油田在敦煌办起了农场，场部也就兼起了留

守处的任务。场部人不多，办公室和家属区只占用了住地的一个角，大片的房子都空着。我们要在这里设食宿站，留守的同志非常高兴。当天下午我们在留守处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原运输公司的厂区。

走进这些多年无人居住的空房空院，给人一种阴沉、暗淡、凄凉的感觉，高大的工房和空旷的院落，门窗不齐，玻璃残缺，窗台上鸟粪成堆，墙沿上鸟粪成串。陪同我们的同志说：“房子不住人坏得可快了。”这些房屋显然是年久失修所致。但是，这些房院原来是各个成建制单位的独院，车库、工房、宿舍、灶房，略加修缮就可使用。我们绕行一周之后，在通往柴达木的公路南面选了一个原汽修厂的大院作为食宿站。

在征得留守处同志同意后，当天晚上负责生活和基建的同志就做好了需用房间的数量、维修工作量和所需资金的预算。

阿克塞见闻

从敦煌出来，我们的车就向西南方向的党金山口（属祁连山脉）驶去，远远望见群峰高竖，山势险要，迭宕起伏，逶迤延伸，山尖上的片片白雪在清早的斜阳照射下释放着寒光，远眺山峦，神秘莫测，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是到冷湖去的必经之地。从这里开始，汽车就要上行翻越海拔 3600 多米高的党金山了。

车到党金山下，我看到路西面的山坡上有一片砖瓦房，有人说地图标示那就是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县城，我想，既是县城日后或许还能派上用场，便说进去看看。当我们的车开到街中心时，我才发现它只是一条狭窄的小街道，没有城的模样。

我们下车沿街走了一个往返也没有见到几个人，眼前只有这条约 10 米宽，不到千米长的

街道，街道两边是一排排座南向北的平房，房前地上结着厚厚的冰层，显得寂寞清冷。街道公路的一侧流着一股大约有一尺宽水面的小溪，据说是全城人的生活水源。街上仅有的一个商店还关着门，有一个小饭馆正在营业，大家便蜂拥而进。

这是一个仅有三张餐桌的小饭馆，门内靠窗户下放了一张小桌子是收银台，桌前坐着一位年约 40 岁的女同志，她以为我们是来吃早餐的，站起来客气地说：地方小你们分两批吧。一个维族妇女忙着给我们搬凳子。我向她们说明来意，那位站在收银台前的同志说：“我们是一个民族饭馆，四个人三个民族……”大家一听是少数民族饭馆，说话立即谨慎起来，不再多问，听完她的介绍，我们便致谢告辞了。从饭馆出来我发现街心公路上停了一辆装满大葱的卡车，我们管生活的同志主动上前问话，回来说：“大葱是从河西走廊的张掖拉来的，据说这一车大葱就够全县城住户越冬用了。”



我估摸这个县城也不过千户人家。我们经过一排住家房前的时候，有一家的门开了一个缝，从屋内侧身出来了一位 30 多岁头发蓬乱的妇女，一手端着盆，一手从棉袄衿下叉入腰间，向外倒水，倒完水转身进屋，“咣”的一声把门关了，看样子刚刚起床。我琢磨这里的作息时间可能和山外不一样，不然人们为什么现在才起来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城镇。

离开阿克赛我们的车向党金山顶峰爬去，由于山高坡陡，道路崎岖，空气稀薄，车力下降，车速减慢，汽车在漫长的坡道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但车内的气氛还是很活跃，话题都是阿克赛。有人说在这里给个县长都不干，有人说这里的羊肉无膻味，是供外宾食用的，还有人给阿克赛编了一个顺口溜，说：“阿克赛，三面山，一条‘大河’流中间，一条街道丈八宽，街长不到一里半，房檐门前冰霜漫，九月好似三九天。”此话一出口，人们哈哈大笑，同时引起了争议。

有人说此话有贬义，不利于民族团结，有人说说出了少数民族的耐寒精神……可能是阿克赛的见闻丰富了大家谈论的话题，汽车爬过党金山的最高峰，车内没有出现谁因山高而引起的身体不适，这大概是热闹的气氛，调剂了人们的情绪，抑制了身体各个器官对海拔升高的反应。

夜宿冷湖镇

越过党金山顶峰，居高临下极目远眺，众山皆小，视野宽阔，道路笔直，一路下坡。汽车好似人卸下了背上的重负，立马轻盈，速度变快，声音变小，迎风驰骋。我们的车一直向西走，走到一个丁字形的路口，路边有一个竖立的木牌，上面写着“青海局”，下面画了一个箭头指南面，司机同志说：“到了。”我看了看地图，上面标着“丁字口”。

按原计划这里是要设食宿站的，我说停下来到前面看看，这时，沉默了许久的人们又开始热闹起来。有人说，原来我们这半天才走了“丁”字上面那一横的一半，这一竖还不得走一天呀，不然不成比例。他的话使车里的气氛活跃起来，打瞌睡的人也醒来了。汽车在路旁边一片稀稀拉拉的枯萎的干草丛中停下来。我们下了车，发现这里有一个采油树改造的水井口装置，井旁有一个倒塌的小

房子，再什么也没有了。大家察看着地形，议论着建站的位置，一切商定妥当之后，日已西斜，我们沿“丁”字的那一竖向青海局机关所在地——冷湖镇驶去。

冷湖并没有湖，镇上也没有市场，公路两边仅有一个小邮电所、一个小饭馆、一个小百货商店，商店里的货物也是屈指可数。青海石油管理局机关及生活基地就建在公路两边的沙滩上，机关周围是一大片生活设施和家属住宅，这些房子都是不用盖瓦的干打垒式的砖土房，望着这偌大的一片光秃沙滩上的房屋，我心中对这里的职工家属肃然起敬，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十年了。这条不成街的道路，没有市容的集镇，也没有什么文化娱乐设施，只有一个砖混结构建造的电影院还兼着大礼堂的功能，这座影院在这里可算鹤立鸡群了。

青海局机关是一个大四合院的砖木结构的平房，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情况，就把我们领到了招待所。招待所是一栋坐西向东内带走廊的平房，房北头隔了几间大房间，内设沙发床，是专供上级领导来住的，其他人一律是四个人一间的小房间。办公室的同志给我们安排了食宿，大家便进入了工作状态。

再造帐篷城

从冷湖到老茫崖大约 400 公里，我们走了将近 9 个小时，道路的艰难便可想而知了。老茫崖——据说 50 年代这里曾经进行过石油勘探，千余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数百顶帐篷构成了一座特殊的城市，因此，地方政府便在这里设立了一个茫崖镇。后来，因石油勘探没有大的发现，勘探队伍撤走了，茫崖镇也就西迁到了阿尔金山脚下的石棉矿区，于是这里便成了“老茫崖”。

老茫崖是一片沙滩，公路边有青海局设的一个食宿站，是专为过路司机服务的，除此之外满目荒凉。当天晚上我们在食宿站住了下来。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看当年帐篷城市的遗址，发现地上还插着好多木桩、铁桩，地面上还残留着一些空罐头盒、空酒瓶之类的弃物。我们绕场一周之后，大家根据地面风蚀的痕迹，认为这里西风居多，风力强劲，同时距公路较远，大家认为我们的指挥部建在公路的北面较好，一是距离公路近，二是地面平整视野开阔，三是便于坐北向南搭建住房。定点之后，大家就按业务的不同各自忙碌起来了。

我们的调查报告和设站建点方案经领导批复后，各有关单位很快做出了反应，参战单位的队伍按规定时间陆续开进盆地，老茫崖很快出现了一个用帐篷、木板房建成的四合院。四合院坐北向南，门旁立了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石油部甘青藏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第三分部”，在机关搭建帐篷房的同时，各钻井队、物探队、地质队等生产单位和辅助生产单位陆续到位，水电、机修、运输、固井、钻前工程以及生活后勤服务等单位都按划分的区域搭起了帐篷。



在后勤各路工作尚未完全就续的时候，一线钻井队、地震队已开始运行了，这是石油会战“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作风，迫使后勤

部门加速运作。不几天功夫，一片荒漠沙滩上出现了一个帐篷工业区，夜里远瞧十分壮观，简直就是一个灯火辉煌的“不夜城”。

三

在老茫崖的日子里，工作是很紧张的，生活是很苦的，地震队、钻井队都分布在距离指挥部百公里以外的沙漠里或山沟里，现实迫使各个队都必须具备独立工作的能力。辅助生产车间、大队和后勤生活服务单位虽在指挥部周围，但环境和野外队没有什么区别。有时比野外队还要辛苦，因为他们整天奔波在野外队和指挥部之间的公路上，他们也是地地道道的野外作业。这里没有一线二线之分。

刚来茫崖，人们对生活、气候以及自然环境都不大适应，有人头晕，有人流鼻血，有人睡不着觉，大家知道这是高原反应，都视为正常现象。在生产运行中，对地下情况、地面情况以及路况都处于摸索阶段。

有一天，运输大队一辆给井队送水的罐车晚上 9 点半还未归队，那天大队领导带车队去花土沟基地组织井队搬安工作，晚上不能赶回基地。到了晚上 10 点半，还不见送水车回场，人们自发聚集到一起商量救急事宜。在这些人群中没有干部，最大的“官”是一位任工会小组长的司机，他说：“按规定夜里出车要大队干部批准，现在大队长不在，谁和我去找人？”一位值班司机说：“你跑了一天车，我去。”另一位老司机说：“我有经验我去。”一位年轻司机说：“我身体好，我去。”最后工会小组长决定他和这位年轻司机出车。

他们在夜幕中奔驰、鸣号，直到零点，才在从井队归来的路上找到了陷入沙滩的罐车。遇险司机看见来人激动地哽咽着说：“下午 4 点我就把水送到井队了，回来时刮起大风，

因看不清路面陷入沙滩，我想挖一个斜坡把车开上来，谁知越挖陷得越深，最后底盘拖了地，我也没有力气了……”这次救险引起了领导们的警惕，为了防止万一，指挥部决定，凡单独上野外队的车辆和人员，晚上 9 点以后没有归队，要安排人去营救以防不测。这一决定消除了参战职工对荒漠的恐惧。

到盆地开展工作不久，有一个地震队在做测线放炮准备工作时，其余人员处于待工，因烈日当头，无处遮挡，劳累了多半天的放线女工，坐在距离炮点 100 多米远的一个足有 5 米高、30 平方米大的蘑菇状土塔盖下乘凉，谁知炮响后，蘑菇塔顶受震下滑，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有六位女工遇难。事发的当天下午天黑前我赶到了现场，看到倒塌的大块破裂的风化土块，看到地面散失的工鞋、带血的手套和血迹斑斑的工服，心中阵阵酸痛。这一事故惊动了整个战区，会战总部发文，要求各参战单位引起重视，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老茫崖的生活是单调的，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收音机也因柴达木盆地地处群山包围之中，收音效果不佳。职工每个月只能等上级派来的电影队放一次电影，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文化活动。劳累一天的人们晚上在帐篷里不是打扑克就是喝酒聊天，后来职工们自发组织起了秦腔、豫剧自乐班子，晚上在一起以饭盒、脸盆为乐器，敲敲打打，放声高唱，倒也有几分“乐不思蜀”。

在基地门前公路南面不远处有一片沼泽地，那些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早就侦察到了草地里有黄鸭、野兔之类的小动物，这一独特的景点，为这个基地增添了几分乐趣，活跃了青年人的生活。每遇周末或休息日，那些不愿寂寞的年轻人，可以在这里无顾忌地大喊大叫，也可以追猎这里很少见到人的野兔、黄

鸭，以宣泄、释放过剩的精力和享受游玩荒野的乐趣。

这块有水有草的弹丸之地，是我们进盆地后见到的惟一一片绿色。这里的水因含盐碱和其它成分不能食用，我们生活用水仍需从很远的地方拉运。但它使职工看到了绿色，感受到了乐趣。

四

我对冷湖镇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可是没有料到后来我在冷湖镇却工作了三年。那是会战开始不久，我被调到总部政工办公室工作，和我同时调去的还有胜利油田、青海油田的同志，当时的条件是很简陋的，大家都住在木板房里联合办公。因战区分散，在总部工作的日子里，几乎是整天下基层。

离总部最近的生产辅助单位也相距数十公里，各井队分布在 12 万平方公里的盆地里，所以，我们的洗漱用具是整天装在挎包里的。凡下基层都得身背挎包，一般情况下当天是回不来的，若到西部茫崖、花土沟去至少一个星期才能回来，仅路途就得两天时间。冷湖镇对我们来讲只起一个基地的作用。在那艰苦卓绝的起步阶段，条件是极差的，工作是很苦的，冷湖的日日夜夜在我脑海里打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烙印之一：艰难的路径

从冷湖镇到西部去、到各井队去都是砂石路，到西部去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是盐碱铺的路，这些路面坑洼不平走起来十分困难，特别是那些搓板路面连续的颠簸使车内的人难以忍受。虽有养路工维护，但面对每天数百台车的碾压，垫过的路面也维持不了几天。从冷湖到茫崖约 400 公里，需要走约 9 个小时，就这样的速度也让人叫苦不迭，于是有人给这段路起了一个名字叫“万顿”公里，意为

每行一公里将人顿一万次，其实岂止是一万次。

有一次玉门局工会到前线慰问，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因忍受不了那连续的颠簸，中途从小车里下来换乘后面的大轿车，而且是站在车里，他说站着比坐着好受一些。这样的路对车的损伤也是很大的。那个时候最好的生产指挥车是北京吉普和丰田越野车，大车是国产东风、解放和日本五十铃，在长达数百公里的搓板路上人受折腾车受折磨，指挥部不时接到各分部的车辆报损请求。

在柴达木工作的日子里，人们不怕工作苦而怕坐车累。有一次我们到碱山去进行地面调查，走着走着就连搓板路也没有了，下车后远远望见前面有一个三角架，地质队的同志说，到那里还有五六公里，我看到前面土地好似拖拉机刚耕过的一样，一片条垅分明深乌色的黑土地，心中好觉奇怪，便叫司机开车前进。可是车一进入黑土地，颠簸得更加厉害，无法行走，于是只好下车步行。下车后才发现这些好似拖拉机耕过的地全是一坨一坨的波浪式的盐碱硬壳，是水冲刷堆积而成的，地质家说这里很早以前是海底，随着喜马拉雅山的上升，这里也抬了起来，成了千古荒漠。听着地质家的解说，我在琢磨海洋干枯，水落石出给这西部带来的干燥，给这柴达木带来的神秘和怪异。

坐车在这样的路上行进，为了防止碰撞，人们双手不得不抓紧车内的扶手，使身体保持平衡，岂不知手把车把得越紧，颠得越厉害，坐车人越累。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随车而动感觉较好，即手抓扶手，人由车颠，顺其自然，上下跳跃，保持不碰身体就行了。这是人们在这样的路上摸索出来的对付颠簸的办法，但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对年老体弱者和女同志还是不大适合的。

在这样的路上我们一直跑了好多年，遇到井队搬迁，上百台车浩浩荡荡长途跋涉、颠簸，若遇大风或雨天路面盐碱溶解，略有不慎就会滑出路面，一旦下了路，车在盐碱滩上是难以自拔的。

烙印之二：无情的风暴

柴达木的风说来就来，防不胜防，而且风力强劲，能带动黄豆大的砂粒飞上天空。在这里会使你懂得什么叫飞沙走石，特别是春秋季节。据有关资料介绍，这里春秋季节大层面空气剧烈增温，空气层结构不稳定，常常酿成八级以上的大风。



有时风大得叫人难以忍受。有一次刮大风，一位刚来柴达木的技术员，虽然住的帐篷离食堂仅 200 米远，但中午没有去吃饭，到了晚上风更大了，他在帐篷内哭了，说：“要不是为了活命，这饭都不吃了……”有人逗他说：“雷锋说过：‘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革命。’”他笑了，戴上风镜，头包沙巾冒着满天风沙向食堂走去。有一天晚上，我们去影院看电影，去时没有风，可回来时狂风怒吼，飞驰的砂石直向人脸打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倒行逆驶背迎风沙行走。

1979 年 4 月 11 日凌晨，一场罕见的大风，给柴达木人带来了很大灾难。当时，我住在大四合院带走廊的房子里，深夜风带着沙土从门缝、窗缝不停地向屋里吹，迫使我不得不把毛巾盖在脸上睡觉，清早起床看到被子上、桌子上都落着厚厚的一层沙土。走出宿

舍，发现走廊里尘埃弥漫，听有人呼喊早饭推迟一个小时，我顺声问：“咋回事？”他喊叫着说：“烟囱倒风，炉子无法生火，大师傅正在用小电炉烧水。”

等了会儿我拿了件衣服披在头上向食堂走去。刚一出大门披在头上的衣服就被狂风吹得飘舞起来，砂石向脸上乱打，我立即用衣服把头裹起来，留个缝隙看路。到餐厅我看到满屋沙尘，石子撞击墙壁、门窗的噼啪声不绝于耳。早餐是蛋汤、馒头和咸菜，大师傅给每个人打了一碗汤，人们就自己拿一个馒头一块咸菜站着吃饭。

饭后我们有的人下基层检查灾情去了，有的人在办公室收集了解情况。这时领导们都到调度室看各单位陆续报来的风情动态。诸如：学校无法上课，食堂无法做饭，商店饼干脱销，去野外作业的队伍不能出工，因电线被风刮断，辅助生产单位停工停产等。当得知尕斯库勒湖水外溢淹了三个钻井队，人出不来，车进不去时，领导们急了，主管生产的指挥立即带人去西部察看灾情，并通知调度室向当地部队求援，设法把人救出来。

这一天机关忙碌了一天，有的野外队还没有联系上。晚上 7 时左右我们准备吃饭，突然一位满面泥沙的人走进餐厅，说他是某地震队队长，他们队和风搏斗了一天，全队职工滴水未进，30 顶帐篷被风卷跑，电台摔坏，无法和指挥部联系，他是来求救的。看着蓬头垢面的队长，我们都愣住了。指挥部领导立即命令调度室派车接人，并叫招待所准备一队人的食宿。就在这时，石油部一位在西部作调研工作的处长走进餐厅，他是早晨 8 点从花土沟出发的，他说：“没见过这么大风，车内的沙子埋没了脚面，北京吉普车后面的蓝色号码标牌，变成了白牌，比砂轮磨得还光亮。”

这场大风刮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值班室，看到值班记录本上写着：“据不完全统计，此次风灾造成：267 口油井停产，累计 2610 个小时，生产单位停电 34 小时 24 分钟，停车 390 台，814 人，停钻 16 个井队，机修停工 500 人，损坏帐篷 70 栋，停水造成 4000 多人全天吃不上饭……”这天上午 8 点半指挥部领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大风后恢复生产的有关事项。



烙印之三：苦涩的探区

柴达木若是没有石油人，那就可能是一个无人区。据说 1954 年石油勘探队伍进来之前这里是没有人。这次会战除青海油田原有的队伍外，胜利油田、玉门油田又陆续有数千人、数十台钻机、近百个成建制的钻井队、地震队和辅助生产单位开进盆地，可是分散在这探区里面，一年到头相互之间是很难见面的。一位美国物探专家来到盆地，他从冷湖乘车穿越茫茫戈壁来到柴达木西部的花土沟，望着陡峭的山崖和纵深的山沟长嘘短叹地说：“没有直升飞机配合，物探是难以进行的。”我们的同志说，我们曾用人抬肩扛把设备搬上山进行过物探，他圆瞪两眼不可思议。我们的同志问他对柴达木的印象，他摇摇头风趣地说：“和月球上一样，不是人类生存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又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了 20 多年，同时建成了年产几

十万吨的油田。美国人伸出拇指，缩缩脖子，表示他佩服中国人的创业精神。

柴达木找油难度很大，地下构造复杂地面条件很差，当时的人力物力、找油的手段都与青藏高原对技术力量的要求不够匹配。首轮探井打下来没有大的突破，物探队伍在这复杂区域也是举步维艰。整天的野外奔波，没日没夜的鏖战，也使那些年过半百的指挥们，特别是那些从内地刚到高原来的人们力不从心，他们的身体对这海拔 3000 米的环境还不大适应，有的和医院来往增多了。但是，从领导到工人都凭着一股“革命加拼命”与困难较劲的精神，在艰苦奋斗着。

复杂的地下构造，艰难的地域环境，并没有难住地质家找油的决心，肆虐的风暴也没有动摇参战职工的意志。那场大风之后，生产很快恢复了正常，风平浪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因为柴达木人对大风已见怪不怪了。后来我们知道了那场大风的风力是 11 级。1979 年 8 月，时任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同志来到柴达木，他在大会上对探区职工战胜风暴给予了表扬。部长的好评使大家倍受鼓舞，人人都有一种领导知我苦和累的满足感，于是欣然慰藉，都摆出了再接再厉的精神状态。

五

时间到了 1980 年 8 月，会战形势日趋好转，岂料巨变袭来，摧折骤至，令人思之可怖，忆之神伤——渤海 2 号翻船事故被曝光了。新闻媒体争相评说，各大报纸各持己见，由此及彼，举一反三，引发了连锁反映。石油部成了议论的焦点，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一位领导人也受到了牵连，石油部主要领导被免职。这一震惊中外的事件引起了整个石油战线的波动，1981 年 3 月 15 日玉门局接到石油部命令，参战队伍陆续撤回。至此，甘青藏石油勘探开发会战乃至其他各战区都

因种种原因偃旗息鼓收兵回营，一场石油会战不了了之。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十年之后，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石油战线乘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和西部大开发的东风，重整旗鼓再次进军西部。不过，这次是集中优势兵力在“两新两高”（新体制、新技术、高水平、高效益）的指导下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 10 多年的奋进，西气东输工程、涩宁兰工程、油气入川工程等已见诸报端。柴达木盆地的勘探开发也成绩卓著，原油产量、天然气产量都创造油田开发 50 多年来最好的成绩，满足了青海、西藏两省的油气需要。

成品油通过长输管道已输送到西藏首府一拉萨。涩北天然气已进入金城兰州，柴达木探区那条最使人头痛的公路，已变成了柏油路面，探区的石油人再也不受坐车的煎熬。在甘青两省的支持下，青海油田在甘肃省敦煌七里镇建起了新的生活基地，职工家属也从盆地里迁了出来，住进了高楼大厦。

当年被遗忘的角落如今变成了新型的工业城镇。更使人欣喜的是当年那贫寒的少数民族居住区——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也从山坳里搬了出来，在距山根较远的开阔地面建了一个新县城，并且用上了柴达木的天然气。（原载《地火》）



民营油企第一人的“负罪”和“突围”



中国石油是高度垄断性行业，民营企业挤入不易，被挤出更是宿命。作为“中国民营油企第一人”的龚家龙长期徘徊于体制边缘，从与该体制的脆弱不稳定合作中谋利发展，在国有石油系统未充分整合与垄断化的夹缝里生存，但最终还是由于体制的结构性收紧而遭排斥。

一度以“红顶商人”、“戴帽企业”和“民营油企第一人”多重身份游走于中国石油行业的龚家龙被刑事侦查，中断了原来的民营油企“对抗”国企之路。

2008年，龚家龙一审以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领刑1年7个月，罚金20万。2011年，龚家龙案再审改判无罪。从立案侦查到定罪入狱再到改判无罪，5年时光对于一个民企老总而言是巨大的损失。

尽管改判无罪，但龚家龙国内发展空间已大大受限，他将目光转向了海外，进军加拿大石油市场。在他看来，他的跌落与国内法制不健全以及行业垄断体制有关，但并不记恨，

认为会逐渐改善。他相信，国内石油业的高度垄断对行业发展并不好，迟早会放开。他是中国石油业“国进民退”的见证者，甚至是受害者，但能够较为客观地评价体制局限与发展前景，亦为难得。

尽管如此，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国企与民企不平等以及体制垄断的压抑效应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契约自由与法律平等在中国的市场法制体系中的完善仍有较大空间。

总体上，龚家龙还是幸运的，他的商业胆略与智慧以及他与体制的多次合作，刻划出了一个改革企业家的鲜活形象。他与石油的缘分是改革前奠定的，他没有走知识分子家庭的老路，在1971年选择成为一名石油工人。这一转向实际上是那个特殊年代之政治体制文化的结果，当时的工人阶级显然要比知识分子更先进、更革命从而也更有前途。1971年的选择既开启了他与中国石油业的历史缘分，同时也表明了他识时务、抓机遇、顺势而为的商人性格，他天生不是一个反体制的人。

1998年是个拐点，之前的龚家龙以其体制内外的多方经营打造出了“天发石油”的民企神话，但之后的龚家龙却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家超大型垄断国企的挤压以及国家行业政策的体制刚性下感受着民企生存发展的步履艰难。

龚家龙的顺势而为主要体现在他几乎在改革的每一个关头都首先抓住了最好的机遇，尽管这同时也意味着法律风险和体制性隐患。他的身份演变与民营企业创业史颇具典型意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之前的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国企经理，在双轨制经济与计划管制的时代，他以“物物交换”的相对原始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换购汽车、倒卖湖南香烟以及经销

紧俏商品冰箱、洗衣机等，赚取暴利，成了“湖北最大的投机倒把商人”，也就是大腕倒爷，却也因此遭遇“投机倒把罪”审查整整一年，最终离开国企。

第二阶段，1989年之后，龚家龙集中投入石油行业，开拓了海南石油市场，借助湖北省政府力量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成为民营油企合格上市第一家，靠着政府把关与合法性笼罩而成功规避了1990年代民企发展中“非法集资罪”的体制陷阱，但也因此承担了对政府的过多承诺和义务，成为天发集团后续发展的巨大隐患，此谓利害相生。

第三阶段，1998年之后的龚家龙开始遭遇体制全面挤压以及早期发展中借助体制力量所埋伏下的隐患，加上企业治理的内部混乱，天发集团开始走下坡路。首先是石油零售资质被取消，数年之内只能依靠买进两家大型国企高价油维生，利润大幅缩水。其次，基于对早期发展中借助体制力量的回报，龚家龙不得不接受诸多亏损的国企资产，恶化了公司整体产业结构与财务状况，成为严重负担。再次，企业内部治理出现混乱，这反映了龚家龙开拓有余，但内部治理并未形成有效机制。



更值得关注的是，龚家龙自身的“老大”性格以及“中国民营油企第一人”的光环，导致其一度自发开展了石油业的“反垄断”。

这是一项政治上冒险的事业。2005年前后，他利用石油行政部门的上层关系以及自身在民营油企中的行业领导者地位，更重要的是此时颁布的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对民营资本进入石油垄断行业的鼓励，开始积极着手组建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并担任首任会长，在行业内带领民营油企寻找上游产业资源，突破垄断国企限制，大有打破体制垄断、争取民企与国企平分天下之势。

龚家龙有意成为民企英雄，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带领民营油企集体突围。可惜的是，2005年前后的龚家龙一方面处于行业协会与外界评价的高峰，另一方面却陷入了多重低谷：

第一，2004年以来，龚家龙的核心资产“天发石油”因连年亏损而成为ST垃圾股，在经历体制压抑多年之后，市场从纯粹经济业绩的角度开始抛弃这位民企骄子；

第二，2004年左右开展了“民企原罪”大讨论，一头指向涉嫌违法犯罪的民营企业家，另一头指向因亲近体制而有侵吞国有资产之嫌的企业家，龚家龙二者兼备；

第三，2004年以来龚家龙与政府合作关系开始破裂，体制开始抛弃这位长期的战略合作者。2006年开始的长达5年的立案侦查、一审定罪、羁押服刑以及再审改判，彻底打碎了这位民营油企英雄的行业“反垄断”迷梦，更进一步挫伤了中国石油业市场化和平等化的发展进程。

说起来，龚家龙的刑事案在改革企业家犯罪档案中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仅是因为定罪的罪名、情节和判刑微乎其微，更因为该案最终被改判无罪。中国的刑事法律程序绕了一大圈，对龚家龙而言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5 年时光对于普通人而言尚且影响巨大，对于正矢志带领中国民营油企“反垄断”以及模仿台湾企业家王永庆行业奇迹进程中的龚家龙而言，不啻于当头棒喝，出师未捷而身先死。如今在加拿大开始石油业“第二次创业”的龚家龙，似乎依然对国内石油业法律平权 and 市场化改革抱有期待，望乡兴叹。

“国进民退”与“国退民进”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双重变奏，此消彼长，互为镜像。对于国企垄断而言，其“退”者为市场自由化，其“进”者为国家战略与安全。对于石油行业而言，在改革初期法制不健全、国家战略不明朗、经济改革因效率理由更多看重民企增量之时，龚家龙这样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生逢其时，进取有余，尽管时有法律和政策风险，但毕竟体制并未闭合，垄断亦未实质形成。

待市场与法制渐上正轨，国家战略从容布局，既得利益集团隐秘合谋，则与体制始终保持脆弱不稳定合作关系的民营油企系统及其掌舵者便不可避免地遭遇体制垄断的挤压效应，在体制对市场的反作用即“国进民退”中折戟沉沙，饮恨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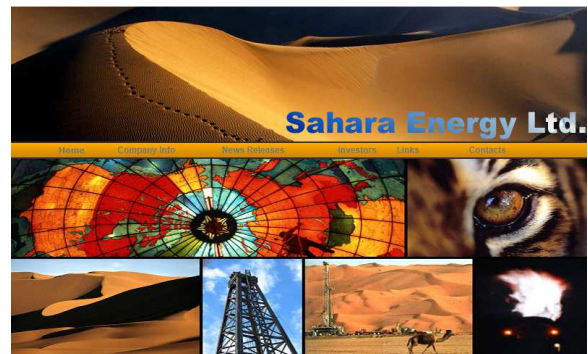
龚家龙罪行隐隐约约，本不足道，也最终还其清白，但他所代表的中国民营油企的平权诉求和市场自由发展的正当预期，则大受挫折。这可能并非仅仅是石油业的故事，也是整个中国市场经济的故事。而民企希求的理想化平等法权在“国家战略安全=关键行业垄断”的坚强国家理由之下，恐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政治认可和法律突破。

经济本就无法完全脱离政治轨道独善其身，“国进民退”表明改革初期的自由化逻辑与改革中后期的国家主义逻辑之间产生了冲突和复杂的内在变换。在更宏大的中国崛起背景下，国企与民企各有存在理由，很难相互否定，而其法律平等和自由竞争关系如何稳

妥建构，实在是高度复杂的立法与政策设计难题，恐非过度简单化的经济自由主义所可解释与解决。这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龚家龙毕竟只是商人，身体力行，有所领悟，乐观期待，但并不全懂。（原载《法治周末》）

相关阅读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陈捷）在股价经历了大幅上涨后，国创高新 4 月 3 日晚间发布董事会公告称，拟使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 9553.65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湖北国创加华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国创加华”）进行增资，并通过其收购追加投资 JF Investment (Hong Kong) Co., Limited（简称“加皇投资”），最终由加皇投资通过增资控股由原天发股份董事长龚家龙执掌的加拿大 Sahara Energy Ltd.（简称“撒哈拉公司”），完成对 Sahara Energy Ltd. 油气产能建设项目的投资。公告称，此次投资为公司 IPO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鄂州基地项目变更项目资金，原投资额为 9200 万元。



公告显示，加拿大撒哈拉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同年在多伦多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代码为 SAH，是一家以收购、勘探、开采和开发加拿大西部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为主的初级能源公司。2008 年 2 月 Sahara Energy Ltd. 吸收合并 Mirage Energy Ltd.。

2010年11月29日，中国长联石油控股有限公司通过增资反向收购控股 Sahara Energy Ltd.。截止目前，长联石油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 54.60%。

公告介绍，该公司现有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集中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及萨斯喀彻温省，油气区块总面积 65.65 平方公里，目前共有油气井 24 口。近年来，由于资金困难，一直没有新增钻井及二次开发和改造挖潜。随着地层天然能量的逐步衰减，该公司先后关闭了 21 口油气井，目前在产油井仅 3 口，2012 年日产油约 25 桶，2013 年日产油约 22 桶。公告表示，由于该公司经营一直处于亏损状况，公司股份也长期在每股 0.02-0.03 加分左右徘徊。



值得注意的是，出让方长联石油成立于 2005 年 6 月，是由全国工商联石油业商会属下多家会员企业共同出资、联合组建的经营实体，是一家以石油投资及投资管理、石油、天然气的勘查、生产、销售为主营业务的股份制企业，其原董事长为被舜元实业借壳的原湖北天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龚家龙。

根据加拿大知名权威油气资源储量评估机构针对 Sahara Energy Ltd.截止到去年底拥有的油气资产出具的储量报告，5 个老油气区块单井控制原始石油地质储量为 1886 万桶，以中质重油为主，已钻 19 口开发井中，剩余 3P 可采储量 44.6 万桶，未开发部分可提供

10 口井位，按单井控制的 3P 可采储量计算可达 60.3 万桶，合计剩余可采储量为 104.9 万桶。

根据中石化江汉油田研究院对 Sahara Energy Ltd.老区块未开发部分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初步研究结果认为上述 5 个老区块可提供的采油井井位可达 30 口以上，并可对 10 口老油井进行技术改造增产上储，总体可采储量可望得到一定的增加。

公司认为，上述项目全部实施完毕后 1 年内，预计 Sahara Energy Ltd. 日产油可达 800 桶（不考虑伴生天然气因素），稳产生产成本约 25 加元/桶，按单价 80 加元/桶和年生产日 330 天测算，可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2100 万加元，将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起到积极的作用。

按照计划，此次投资为，一是在 Sahara Energy Ltd.老油气区块新增钻井 30 口、部分老井的挖潜改造及收购部分非完全权益油气区块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购置投入 1620 万加元；二是“撒哈拉油气项目”涉及的相关审计、法律服务和技术服务等中介费用约 110 万加元；三是收购加皇投资 100%股权并预留 20 万加元用于其日常运营及管理费用支出，以充分发挥其投资平台作用，以及“撒哈拉油气项目”前期工作费用。

协会赞助

Without you, we wouldn't be successful.



感谢长城钻井公司给予中加石油工程协会 (ASPE) 赞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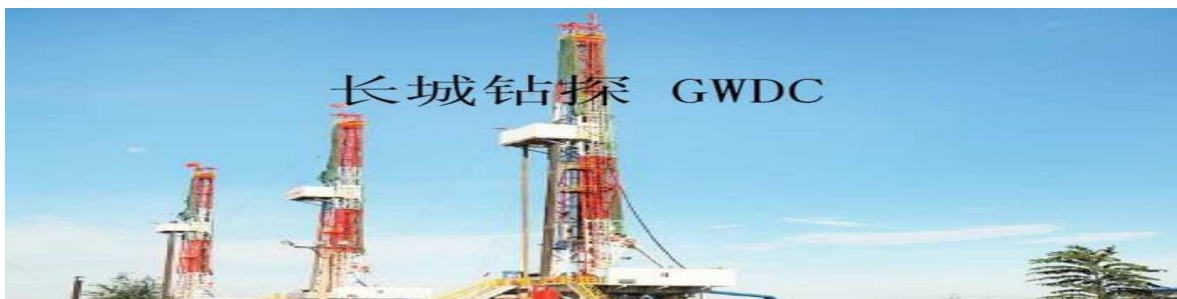
长城钻井公司

长城钻井公司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中油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是一个开展国际钻（修）井工程施工及相关技术服务的国有企业。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注册地在北京市西城区，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街 6 号。

公司主要从事国际钻井工程及相关专业的工程技术服务，拥有对外经营权。目前，在国内设有十三部一室，下设一个分公司，即：市场开发一部（美洲地区）、市场开发二部（中东及东南亚地区）、市场开发三部（非洲及中亚地区）、作业部、经营管理部、工程技术部、合同条法部、财务资产部、审计部、HSE 部、装备事业部、顶驱管理部、党群工作部、综合办公室、钻井液分公司。在国外注册有三个合资子公司，即中哈长城钻井公司、中加前进钻井公司、中埃钻井公司。公司本部现有员工总数为 350 人，其中正式职工 100 人，聘用职工 250 人。大专以上学历 288 人，约占员工总数 82%（硕士生有 32 人），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人数 228 人，占员工总数 65%。

公司的定位是：以从事海外市场开发和项目管理为主的专业化公司，充分发挥集团公司的整体优势，并以集团公司全部钻（修）井队伍为资源，集协调统一、市场开发、项目管理于一体的国际钻井承包商。长城钻井公司目前正在同时为世界上 36 个著名油公司提供钻（修）井及相关技术服务，包括埃索、壳牌、阿莫科、阿基普、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巴基斯坦国家石油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大尼罗河（苏丹）石油作业公司、阿基普埃及公司等。

公司在赢得了良好信誉的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中树立了自己的品牌。目前，公司的海外作业分布在苏丹、埃及、伊朗、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也门、乌兹别克斯坦、泰国、加拿大、沙特、尼日利亚、阿曼、利比亚、秘鲁、伊拉克、阿塞拜疆等 22 个国家，截止目前累计带出国各类型钻（修）机 100 台，公司现有固定资产约 2.67 亿元人民币。2001 年重组以来累计签订合同总金额约 6 亿美元，完成合同额约 5 亿美元，实现营业收入约 3.9 亿美元。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